

更生齋集

冊一



更生齋集

四倍齋要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北江遺

書本校刊

桐鄉

陸費達總勘

杭縣

高時顯輯校

杭縣

吳汝霖之監造

更生齋文甲集卷第一

陽湖洪亮吉著

與安西州守胡紀謨書

昨握別後出州城西北行九十里至白墩子宿墩旁地勢高下沙礫中尙有廢城舊址土人居者亦不下數十家右側有泉寬二十餘步土人呼爲疏勒泉日用灌溉皆資之余時卽疑漢疏勒國在龜茲之西于闐之北較烏孫等國更遠何得敦煌郡地卽有疏勒泉連日車中無事取所攜前後漢書西域傳及耿恭等傳校之而知恭所屯之疏勒城實非漢疏勒國所都之城但同其名耳攷前漢書西域傳疏勒國治疏勒城後漢書傳云疏勒國領戶二萬二千勝兵三萬人于西域中爲強國則都城內既有王又有疏勒侯擊胡侯以訖左右譯長等官旣不一加以居民勝兵自不下數萬何以棄而不居反留空城爲恭等一二千人所據若云與疏勒國衆同城則匈奴車師不僅

圍恭等并圍疏勒國君民矣匈奴既于城下擁絕澗水則一城之人必皆大困恭即能穿井得水疏勒國衆又將何飲乎恭即能煮弩作食疏勒國衆又將何食乎且自圍城已及圍解傳不涉及疏勒國一字明非疏勒國都城可知一也二則地理遠近不合恭傳言恭爲戊

己校尉屯金滿城謁者關寵爲己校尉屯柳中金滿城即今奇臺縣

東之古城柳中即唐柳中縣在哈密城西十里皆與今州西之疏勒

泉近而與漢疏勒國城遠至二倍圖經古疏勒國去陝西省九千六

里古城在府西不及五百里二也三則日月遲速不合恭傳言肅宗建初元年正

月秦彭等會柳中擊車師攻交河城自柳中至交河城一往一返及

攻城之日至少亦須一月及車師降後乃分兵使范羌從山北迎恭

又遇大雪丈餘即至速亦必半月可達圍解之後且戰且行吏士又

素饑困然恭傳云是年三月已至玉門則道里甚近必非自疏勒國

至玉門可知三也又恭傳云發張掖酒泉敦煌二郡及鄯善兵鄯善

至玉門可知三也又恭傳云發張掖酒泉敦煌二郡及鄯善兵鄯善

國在今沙州衛西與三郡皆距今州西之泉密邇當日必就近徵發
四也四則南北向背不合交河城卽今土魯番在雪山之北今疏勒
泉亦在山北而疏勒國遠在雪山之南若恭果據疏勒國城則當使
范羌從山南迎恭何得反從山北此又一顯證矣五也又與班超傳
彼此情形不合超傳建初三年上疏言臣孤守疏勒于今五載自建
初三年上溯至永平十七年方及五載校恭傳被圍之日正在永平
十八年及建初元年且超傳言永平十八年帝崩焉耆以中國大喪
遂攻沒都護陳寵超孤立無援而龜茲姑墨數發兵攻疏勒超守槃
橐城與忠爲首尾卽疏勒國王使恭此時在疏勒國都城正可與超往來
接應不慮勢孤而何以超傳旣言孤立無援恭傳又云孤城固守明
二人必不同在一國可知況一疏勒城也豈有龜茲姑墨攻其一面
匈奴車師又攻其一面而兩不相聞者乎且恭果在此城內是以喪
敗之餘二三十人受四國迭攻恐亦無此理況鮑昱鄭衆上疏訟恭

之功使圍城有四國正當張大其詞而何以一則言匈奴圍之歷旬不下一則言當匈奴之衝對數萬之衆皆僅言匈奴不及他國乎此又可準情酌理明爲必無之事矣至非疏勒國城而亦名爲疏勒者此亦如上郡之有龜茲酒泉之有玉門或居其流人或徙彼降戶皆未可定總之此疏勒泉卽爲耿恭所守疏勒城旁之泉雖不敢懸斷而恭所守之疏勒城必非疏勒國都城則已萬無疑義矣前者坐次縱談知足下素留心輿地之學況此泉又近在足下州城之下用敢就便質之負罪遠行不克多攜書籍恐有窒礙處尙望足下有以教之

昆侖山釋

昆侖山卽天山也其首在西域山海經昆侖墟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隅釋氏西域記謂之阿耨達山爾雅釋水云河出昆侖墟史記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昆侖墟其高二千五百餘里之類是也其尾

在今肅州及西寧府漢書地理志金城郡臨羌縣有弱水昆侖山祠
郡國志臨羌有昆侖山其地在今西寧塞外崔鴻十六國春秋云張
駿時酒泉太守馬岌上言酒泉南山卽昆侖之體周穆王見西王母
樂而忘歸謂此山也括地志元和郡縣志輿地廣記太平寰宇記並
云昆侖山在酒泉縣西南八十里是矣杜佑通典云吐蕃自云昆侖
山在國中西南河之所出唐書吐蕃傳云劉元鼎使還言自湟水入
河處西南行二千三百里有紫山直大羊同國古所謂昆侖虜曰悶
摩黎山東距長安五千里在今青海界一統志今黃河發源之處雖
有三山而其最西而大爲真源所在者巴顏喀喇也東北去西寧邊
外一千四百五十五里延袤約千餘里山不極峻而地勢甚高自查
靈鄂靈二海子之西以漸而高登至三百里始抵其下山脈自金沙
江發源之犁石山蜿蜒東來結爲此山自此分支向北層岡疊嶂直
抵嘉峪關東趨大雪山至西寧邊東北達甘肅涼州以南大小諸山

並黃河南岸至西傾山抵河洮階諸州至四川松潘口諸山河源其東而其枝幹盤繞黃河西岸勢相連屬蒙古概名之爲枯爾坤枯爾坤華言昆侖也益可知自賀諾木爾至葉爾羌以及青海之枯爾坤絲延東北千五百里至嘉峪關以迄西寧皆昆侖山也華言或名敦薨之山或名蔥嶺山或名于闐南山或名紫山或名天山或名大雪山或名酒泉南山又有大昆侖小昆侖昆侖邱昆侖墟諸異名譯言則名阿耨達山又云閱摩黎山又名騰七里塔又名麻琿刺山又名枯爾坤其實皆一山也善乎馬岌之言曰酒泉南山卽昆侖之體明昆侖山首在西域而其體則絲互漢敦煌漢書地理志敦煌郡廣至有昆侖障酒泉金城等郡界穆天子傳爾雅以及史記漢書所言昆侖皆指今酒泉南山及臨羌大雪山而言不遠迹至于闐葉爾羌以及先零燒當等境也禹貢所言昆侖析支渠搜亦當去雍州不遠昆侖國蓋因附近昆侖山而名今考水經注引涼土異物志蔥嶺之水分流東西東爲河

源禹紀所謂昆侖山者是也是蔥嶺名昆侖之證漢書張騫傳天子按古圖書名河所出爲昆侖山此昆侖山卽指今于闐南山是于闐南山名昆侖之證唐書吐蕃傳其南二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直大羊同國古所謂昆侖者也是紫山名昆侖之證元史河源附錄云吐蕃朵甘思東北有大雪山亦名麻不莫刺其山最高譯言騰七里塔卽昆侖也是大雪山名昆侖之證馬岌言酒泉南山爲昆侖之體是酒泉南山爲昆侖之證總之昆侖者人之首昆侖山者山之首亦地之首故以爲名河圖括地象云昆侖山爲地首是也今攷南山自西域至酒泉金城實皆南條諸山之首故可總名爲昆侖此山灑迤至雍州境卽爲太乙終南諸山山名終南明塞外之南山至此已終也

西海釋

吾家容齋隨筆以爲四海一也無所謂西海其實不然山海經海外

大荒經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濱有大山名曰昆侖漢書西域傳云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水經注引涼土異物志云蔥嶺之水分流東西西入大海大海卽西海與西域傳略同又引康泰扶南傳云恆水之源乃極西北出昆侖山中有五大源枝扈離大江出山西北流東南注大海又引法顯云恆水又東到多摩犁鞞國卽海口云海口卽西海口也班固西域傳犁鞞條支國臨西海范蔚宗西域傳論云甘英臨西海以望大秦晉書安息天竺人與大秦國交市海中又云鄰國使到者途經大海海水不可食杜佑通典大秦國卽拂菻在西海之西亦云海西國此西海之見于唐以前史傳者若以近今證之葉爾欽卽古于闐國西域聞見錄葉爾欽西行六十餘日至克食米爾克食米爾復西南行四十餘日至溫都斯坦水亦可通云云又云溫都斯坦其地之江河皆通海洋時有閩廣海航到彼停泊是西海卽在溫都斯坦之西東西南北之海無不通故西海中亦時有閩廣船

到也所云葉爾欽水可通温都斯坦又可證西域傳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矣余遣戍伊犁親遇温都斯坦人以筆詢其曲折甚悉土人又云喀什噶爾連界有阿諦國在西海之濱而一統志于榜葛刺拂菻古里柯枝錫蘭山西洋瑣里諸國下皆云在西海中又可知昆侖之西實有西海與東南北三面之海並通非荒遠浩渺無所指實者可比矣蓋西海有泛言者漢書王莽立西海郡在今青海續漢志建安末以張掖居延屬國置西海郡歐陽忞輿地志北庭大都護下有西海縣云唐寶應二年置等是也有土俗名爲西海而實非西海者禹貢山水澤地記谷水出姑臧南山北至武威入海居此水流兩分一水北入休屠澤俗謂之西海水經注又云敦薨之水自西海逕尉犁國去都護治所三百里此西海卽鹽澤一名泐澤水經稱爲蒲昌海等是也容齋又疑西海卽蒲昌海亦非是有實言西海所在者前後漢書西域傳及山海經水經注以迄上文所稱異物志扶南

傳及一統志西域見聞錄等所述是也或又難余曰故書言河源上
通天漢則河源當在地之極西今既言實有西海則河源在西海之
外乎西海之內乎曰河源介西海之南淮南子墜形訓可證矣云河
出昆侖東北陬貫勃海入禹貢所導積石山高誘注勃海大海也河
水自昆侖由地中行書曰道河積石入猶出也蓋河水伏流至積石
山始出耳故漢書西域傳云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
流注鹽澤河源出焉下語極有斟酌不言水東流注黃河而云注鹽
澤河源出焉者明從此以上河皆伏流不礙于闐以西之水注西海
也是黃河又伏流于西海之下與濟水之伏流于河水下等耳南宋
疆域既蹙皋蘭以外卽如異域又何況萬里外之葉爾欽温都斯坦
等乎此則校容齋隨筆又未嘗不首欽

昭代輿圖之廣得以目驗口述者證前人所未及也

竹柏樓記

入楓橋半里而近有小谿通胥江谿旁夾岸各數百家岸西有老柏
合抱修篁成林者爲袁氏竹柏樓竹柏樓者袁君廷禱之生母韓太
孺人撫孤所居也余交袁君遲不及親覩太孺人之行事然每過吳
門士大夫必稱袁君學行其稱袁君學行也又必本諸袁君之母余
已悚然異之繼于友人處識袁君又嘗一登袁君之堂則所爲五硯
之樓萬卷之閣者皆太孺人所留貽也又于梁棟閒讀太孺人庭誥
家範輒諷誦不忍去袁君又嘗泣告余曰太孺人之教廷禱也凡廷
禱一言一行之善太孺人必色喜獲交一端士聞人也亦然凡與廷
禱問學相長者邇從太孺人必親爲治具或有以緩急告者必傾橐
以助之適力有不能則歛歛不怡者累日太孺人歿後廷禱承太孺
人之志不改家以此中落烏呼太孺人可爲賢矣余頃以罪謫伊犁
不半歲蒙

恩釋歸甫抵安西卽允玉門令嵒君承裕之請爲張烈女作傳今又

得紀吾賢母行事往返三萬里中甫得傳一烈女紀一賢母然後知
貞固之操瑰奇之行在世閒亦不能多得也凡作竹柏樓詩者共若
干人而舊史氏洪亮吉爲之記

錢大令維喬詩序

余幼耽吟詠未成童日卽識里中詩人三曰陳蕤賓曰湯遵路曰錢
季木時三人者詩名已噪余甫學吟未敢遽定其優劣也三十後交
道漸廣學識亦粗進因悉取三人者之詩而合觀之蕤賓能頌習古
人矣顧自爲詩反不能學古人遵路能學古人矣而未能盡化古人
之蹊徑也獨季木才最高五言法魏晉六朝歌行則自初唐以迄北
宋諸家無不涉歷近體則尤近大曆十子雖心摩古人而于古人之
外別有一種幽奇靈秀之氣耐人尋味余尤心折之年益長交益深
季木所爲詩亦益富及四十後季木已以名孝廉出宰浙中數縣遷
有日矣忽謝病歸築室邗溪之北名曰半園之半乃過從未及數月

余卽入都嗣後官京師者十年季木之音問時至詩顧不多觀也歲
戊午余以弟喪乞假歸在里中八閱月與季木過從尤密亦時時觀
季木之詩季木亦時時言欲綜理前後所作乞余訂定之而余又以
奔

國卹入都矣不半歲以語言愚戇部議殊死

聖天子寬其要領之誅戍之絕域卽日押出

國明時余在請室中縲繼徧身役車又敦促上道匆猝未暇念及妻
子也獨割讞案紙尾疾作書寄季木與孫兵備季仇與之訣別聞季
木得余書痛哭失聲時時走余家問消息及余抵戍所甫一日卽得
季木書于患難中申之以婚姻所以慰戒之者無不至在戍所三閱
月凡三得季木書而余已蒙

恩旋里矣季木于友朋死生離合之際不忍相負如此然後知季木
詩之工季木性情之摯爲之也烏乎人惟性情不摯故遇事輒持兩

端甚或幸人之急而排擠之訕笑之以自明涉世之工否則自詡爲深識遠見以爲固早慮其有此此其人亦何嘗不爲詩文然要皆揣摩世故之談與影響游移之語求其能頌習古人者已十不得一矣況能學古人而得其似乎學古人而得其似又百不得一矣況能于古人之外別具心手乎此季木詩之所以可貴而予之序季木詩綜覽平生不禁其悲喜之交集也季木近頗學釋道兩家他日所爲詩或稍雜道流禪悅之語然此非季木詩之至也故予序季木詩亦以己未以前爲斷云

復臧文學鏞堂問通俗文書

昨頒到通俗文輯本披閱之下知足下好古之殷網羅載籍之博與亡友任君大椿所輯字林均爲小學家不可少之書矣亮吉幼亦嘗從事于此故尊集跋語內欲足下于所引原書下分別開載以存古人之實足下或不以爲然而又垂詢及之用敢粗次所知者以復焉

此書自劉昭續漢書注後徵引者不下十餘家然惟李善文選注及
太平御覽所采最夥攷文選注引通俗文不著服虔者如上林賦注
水鳥食謂之唳長楊賦注骨中脂曰髓登樓賦注暗色曰黶江賦注
髮亂曰鬢鬚等是也有引通俗文而明著服虔者赭白馬賦注天子
出虎賁伺非常謂之遮迺長笛賦注營居曰鄔洛神賦注耳珠曰璫
琴賦注樂不勝謂之嗚噓等是也御覽引通俗文不著服虔者脣不
覆齒謂之齶卷三百六十八乳病曰疝三百七十一噴導曰簪六百八十八障牀曰幃
六百九十九等是也引通俗而明著服虔者剡葦傷盜謂之搶三百三十七毛
飾曰髡三百四十一七首劍屬其頭類七故曰七首短而便用三百四十六矛
長八尺謂之稍三百五十四大杖曰棰三百五十七所以制馬曰鞮三百五十八凡
勒飾曰珂第鞬尾曰鞞三百五十九等是也至若他書所引有止言服虔
而文法絕似通俗文者史記禮書裴駰集解引服虔云簣謂之第等
是也有變文言通俗篇者文選琴賦注引服虔通俗篇是也又有止

言服虔俗說者顏氏家訓書證篇殷仲堪常用字訓亦引服虔俗說之類是也至杜預左傳注多用服虔舊說今通俗文與杜注可相發明者極多又如亭水曰汪腋下謂之脅頭創曰瘍遮取謂之抄掠自蔽曰庇財帛曰賄覆蓋曰葺等疑皆服氏注左傳舊說又互見于此編也蓋左傳文三年魑魅罔兩禮家宗人正義引服虔注云魑魍木石之怪而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木石怪謂之罔兩益可爲服氏著通俗文之證至襄十四年射兩鞬詩小戎正義引服注云鞬車軛而御覽七百七十六引通俗文云軸限者謂之枸枸鞬古字同又可知義訓無不合矣至前人疑此書出李虔者不過因晉中經簿所無又引初學記器物部舟第十一引李虔通俗晉曰舶一語以證梁阮孝緒之說不知器物部牀第五先引服虔通俗文云牀三尺五曰榻板獨坐曰枰八尺曰牀近在一卷之中且牀第五引服虔之說緊次說文而舟第十一引李虔之說則次于廣雅之後明通俗文係服虔所作

而李虔續之名既相同阮孝緒等遂混二書爲一如許慎淮南王書注半淆入高誘注中亦賴有御覽係北宋初年所輯尙分標二人之名後人則亦混爲一矣唐書藝文志固明標李虔續通俗文言續則非始自李虔可知君家先人經義雜記又以隋書經籍志次此書于沈約四聲等書後而證其爲李虔不知隋志亦唐人所修與徐堅釋元應相距不遠今徐堅所引則次于說文一切經音義所引則皆在三蒼釋名之上則唐人亦皆以此書爲服虔所造也至若反音不妨爲後人所補入或專係李虔續書中語與通俗文之爲服虔注無礙也又輯本中亦尙有脫漏處如御覽人事部二十二引通俗文容麗曰媠形美曰媠容美曰媠南楚以好爲媠肥骨柔弱曰媠娜頰輔妍美曰媠媚容茂曰媠不媠曰媠可惡曰媠大醜曰媠醜稱曰媠等語足下引其半而遺其半未審何故得暇尙示知之

三山僧詩合刻序

三山僧者乳山方丈古巖攝山方丈慧超焦山方丈巨超三山者在江寧鎮江之閒相去不越一二百里山旣近而三僧者以詩相切磋無閒晨夕余不識古巖而識巨超又因巨超識慧超二超者又時時爲余道古巖遺事旣而讀二僧詩其清遠絕俗若出一轍又加以性靈焚香掃地椀飯杯茗撞鐘擊磬梵聲佛號佈施之雜沓經懺之繁瑣入則一蒲團一龕出則一瓶一鉢經府歷縣蹈山蹠水千險百怪億態萬狀一一見之于詩而未已也值俗家父母兄弟之疾痛所居所遊歷之州縣水旱疾疫皆于詩見之非尋常緇素者流貌守戒律以口頭禪爲五七律者比或以謂二僧者旣逃乎方之外矣而又拳拳于一家拳拳于一世若此于彼道爲過余獨謂不然三僧者惟遊于方之外而尙能拳拳于一家拳拳于一世以視士大夫受倚畀之重而遺棄一切不肯任事反侈說因果縱談天釋以驚世而惑衆彼其心或以爲置身事外則人莫能窺我之際矣又豈知卽談空說法

而不能任事之實已百喙莫辨乎則何如此三僧者雖以空虛爲主
寂滅爲宗而尙不忘天性之親與食毛踐土之德有所觸而卽動至
于如此也余性不佞佛而未嘗不與方外交方外之交又以二超爲
最因二超而復有以知古巖然後知方外之詩亦未嘗不以性情爲
重也陽湖洪亮吉序

重建新塘鄉文成橋碑記

自城而鄉橋之石者以千計大率初始于

本朝者十之三初始于明者十之七十之七中其在弘治以前者又
居大半焉蓋其時世漸坦夷人皆務實工作之事董厥成供厥役者
一切無苟且之心濬之欲其深培之欲其廣鎔之欲其固築之欲其
堅縱歷三四百年偏旁偶有傾塌而視其內則鑿之不能入也斧之
不能裂也卽一橋之成而人事之慎密物力之充裕均可見焉明中
葉以後則不然斂錢非不多工作非不久而視其石則薄以裂視其

罅則滲以塈視其灰與土則淋而不周掩而不實故稽其所歷之歲月嘗不及弘治以前之半云新塘鄉之有橋俗呼曰雪堰卽方志所爲文成橋也其上爲南北之孔道其下爲吳越之要津又爲太湖之隘口旱潦宣洩之所經嘉慶五年六月甚雨水漲橋忽崩圯橋洞之碑出焉云建于成化二十年考之方志則又曰成化十三年要不出成化中近是逾年本鎮募錢得五百餘千復興築之拆視其下基址深固層復一層惟樁以松木則已朽壞于是某某司其事者益不敢艸率卒工而排基則易以徑尺老杉長約七尺餘老杉以上均用大石博砌復錮以石粉自水盤石而上約深十餘層計深丈有零某某等皆廢其本業日夕監視稍不如意輒改作之以視成化年之所造蓋有加焉夫橋之成必書其歲月及司事者之姓名于石此陳例也若歷久而不壞則里之人必追頌之曰是某某之所督司也某某之所營造也費不浮而工歸于實是以能歷久若此若夫成而遽毀或不

及百年不及數十年而遽毀則里之人亦必竊竊議之曰是某某之所督司也某某之所營造也斂錢雖多中飽者若干浮費者若干某某又慢于其事以致如此則豈不爲一方之大戒哉橋成乞亮吉書日月于石因樂爲記之并垂以爲後來式云時嘉慶六年九月望日董太恭人晚翠軒遺稿序

晚翠軒遺稿者吾友董君心牧母莊太恭人所製也亮吉與心牧同歲生心牧日月差長亮吉六歲孤心牧九歲孤又值兩家中落貧苦之況亦略同憶亮吉服喪甫闋心牧尙未居憂舅妗董安人莊太恭人從姑也暇日偶攜諸姊及亮吉訪太恭人于玉梅橋里第時太恭人一子一女女甫及笄里第向北太恭人居屋南向屋中設幔一臥榻二南壁鑿楹層疊貯書一琴在北几甕盎四五列西牖下董安人知太恭人之善琴也拂絃以請太恭人轉以命女鼓竟一曲乃止復與董安人語兩家事故甚悉亮吉時與心牧兒戲堂皇下閒聆太恭

人語雖年尙少無甚識解已肅然敬之殆成童日復與心牧訂交益詳審太恭人之所以撫孤所以教子所以貧而自立幾幾至于子之有成也與吾母太宜人一無以異以是兩人交益親學亦益苦及亮吉與心牧先後成進士官京師而兩家之母已不及見矣閒中與心牧過從談及先世事往往對泣不已歲戊午亮吉時蒙

恩侍學三天以弟喪乞假歸適心牧亦以戶部郎出守廣西潯州兩人者又同時出都同時抵里里中諸父老與知舊讌客兩人者亦無不偕心牧則時時言欲爲太恭人刊遺稿而以序屬亮吉亮吉敬諾之然心牧行甚急不暇報命也後一年亮吉以奔

國卹入都半歲復乞假歸瀕行奏記三府以語言愚戆罪至不測今上赦其死罪遣戍伊犁行至涿州始聞心牧廣西之訃于役車中東向以哭不暇爲位也烏呼亮吉與心牧交三十年心牧則可以不死而遽死亮吉則可以死而卒不至于死以至復荷

聖天子不次之恩放歸田里距與心牧別僅二年距心牧之死僅一
年耳方其荷戈萬里冒大雪出關行無人之境者至六十日墮傳車
不死陷雪窟不死又豈知生還有日復能訪太恭人舊日之居第并
亮吉童年與心牧嬉遊之所一再展故人之殯又敬序太恭人之詩
乎蓋吾兩家三十年來死生離合之故無不畢備序太恭人詩一一
槎觸及之涕不知何從又因太恭人而轉傷吾母太宜人之先亡與
太恭人皆不逮子之祿養繼又念亮吉流徙遷轉瀕于萬死之狀幸
太宜人不及見之見之而或悲其愚悲其愚而又或慮其死則太宜
人必憂傷成疾是又益重亮吉之罪也太恭人遺稿一卷詩凡若干
首上者無愧漢魏閒人次者亦不作尋常閨閣語雖一編寥寥其傳
于後已無疑義若夫守志撫孤之大節前仁和盧學士文韶撰常州
府志已與吾母太宜人並編入賢母傳無俟亮吉複述時嘉慶五年
歲次庚申歸自伊犁之次月

與宿松文學書

遠承足下渡江過訪慰甚幸甚坐次足下述及宿松本漢之松滋并言漢晉時有五松滋分屬廬江安豐南郡南河東及僑立之松滋郡其言甚辯然實不如足下所云也今攷松滋之名始于漢昭帝始元五年封六安共王子霸爲侯國漢書地理志廬江郡有松滋注云侯國是也今廢縣在宿松縣北後漢無松滋縣至晉初復立又移屬安豐郡縣治亦移至北百餘里圖經故城在今霍丘縣東十五里沈約宋書州郡志稱晉太康地志松滋縣屬安豐是也安豐郡本分廬江郡立是安豐之松滋卽廬江之松滋無疑矣至晉成帝又于尋陽僑置松滋郡安帝又省松滋郡爲松滋縣皆遙隸揚州晉書地理志所載是也圖經廢縣在今九江府德化縣東此松滋僑縣之一矣若荊州南郡之有松滋縣晉書地道記云咸康三年以松滋流戶在荊土者立松滋縣沈志亦云疑是有流民寓荊土故立今湖北荊州府松

滋縣尚承晉僑縣舊名此松滋僑縣之二矣若南河東郡之松滋則沈志又云晉成帝咸康三年征西將軍庾亮以司州僑戶立南河東郡而圖經則云咸康四年于南郡所屬松滋僑縣立南河東郡是南河東郡之松滋卽南郡之松滋非有二也然古今地志每好立異說以亂真如松滋之改名高塘高塘之改名宿松在隋開皇十八年而樂史太平寰宇記乃云晉武平吳以荊州有松滋縣遂改爲宿松夫晉武平吳卽漢松滋舊縣立尙未久何容卽有荊州之僑縣則豈非瞽說乎又古今地名復云廬江郡松滋卽古鳩茲地攷左傳襄公三年子重伐吳克鳩茲杜預注云鳩茲吳邑在丹陽蕪湖縣東今皋夷也圖經今訛作勾茲港在縣東四十里是鳩茲在江以南何容越江七八百里移至今霍丘縣境乎此又可不必辨者矣總之瓜分豆剖以僑戶占實土之名以後起變厥初之號遂至一縣之名也而領之者四州揚豫統之者五郡廬江安豐松滋南郡南河東而地志之好爲異說者又

不一何怪足下之致疑乎足下能以漢晉宋地志爲據而稽其道里
驗其沿革不爲異說所惑則善矣

呂廣文星垣文鈔序

吾里中多瑰奇傑出之士其年相若而才足相敵者曰孫兵備星衍
楊戶部芳燦暨君而三三人者皆肆力于詩古文辭而各有所獨到
孫君能爲說經辨駁之文以匡稚圭劉子政爲宗楊君能爲梁陳初
唐之文尤以徐孝穆王子安爲宗君之文則不名一體其上者則敬
通問交士衡辨亡也其次則皇甫持正之寺碑孫可之之書壁也至
義關懲勸旨寓抑揚則灑灑千萬言不止此又君之自命而人亦以
此推君者矣三人者負其才各不相下馳騁名場也及三十載然或
立勳邊徼或著績河防皆卓然有所樹立君獨窮老不遇僅以名諸
生貢入胄監出而秉鐸數縣所遭益無聊賴則自命益不凡自命益
不凡則所爲詩文益放而不可捉摸今之白雲艸堂文稿至數十百

篇大半皆秉鐸時之所作也余二十後與二人交于孫君尤密次則君又次則楊君猶憶丁酉春余居憂授徒里中楊君者買舟百里相唁時君與孫君皆落拓居里因約至舍作竟夕談余時賃廛在白馬三司徒巷側貧甚無几榻三人者相與就余苦次鱗比而寢夜半月出談亦益縱顧饑甚無所得食君獨敲石火搜旁室中得敗壘及麥屑升許就三隅竈作餐競以手掬食至飽天破曙生徒以次進三人者始散去是時年少氣盛讀書多不甚知世事各負其兀傲之志視古今無不可及之人天下無不可爲之事以爲他日當各有所建豎不負知己也乃忽忽數十年各更事故各歷艱險齒髮日益頽意氣日益減而議論亦日益持平雖後此所成就尙未可知而三人者明歲皆已五十余則又過之爲可歎也余前歲遣戍出關楊君適官滿候代錢余于皋蘭河橋昨歲蒙

恩旋里時孫君居憂寓居江寧先訪余里第獨君以職守不獲相見

而書問時時來均可爲死生患難之友矣然則今之序君文者豈僅爲君文而設哉他日序孫君楊君之文亦當如是而已

諸氏族譜序

有西北之著姓有東南之著姓西北之著姓如弘農之楊聞喜之裴河東柳薛涿郡崔盧之類是也東南之著姓則延陵之吳義興之周琅邪之王南昌之熊以及吳都則顧陸朱張浙西則范全姚沈之類是也又有姓雖稀而不可不謂之著姓者西北則太原之祁廣平之閻東南則丹陽之荆昆山之諸丁戶不甚繁然自春秋迄今二千年中常聚族而居或占一鄉或占一鎮卽小有遷徙亦不出數百里之外閒數代必有聞人是以譜系修明俾僂畢舉洵可謂土著之各族矣考諸姓出自越大夫諸稽郢其見于春秋左傳者有諸鞅見劉向說苑者有諸發見應劭風俗通者有洛陽令諸於今按其譜系雖自越而吳自蕭山而昆山自昆山而無錫自無錫而陽湖要皆不出四

五百里自唐宋以前則閒有可攷元明以來則世次秩然瞭如指掌非子孫之賢而有學世世克承其先志而能如此乎且諸氏歷世以來官閥雖不甚顯而亦無極不肖子弟獲罪家國爲世所指名著于史冊如沈氏之充柳氏之璨熊氏之曇朗崔氏之允昭緯其人者謂非名宗之大幸抑亦家法修舉而能然歟是則講求譜系所以上紹祖宗條舉家規卽所以下貽孫子亦名宗賢士大夫之責矣嘉慶六年歲在辛酉某某等將重修族譜以余之粗辨氏姓也乞爲識其始末余故樂爲序之

釋壘一篇示及門呂壘

說文字皆從本訓獨壘字說文云王者印也則本秦漢之制言之非壘字本訓何則壘字从土古人制壘蓋皆以土爲之呂氏春秋適威篇云若壘之于塗也抑之以方則方抑之以圜則圜

淮南齊俗訓同古燒土

爲壘此云抑之以方抑之以圜者未入火以前壘之坏也秦漢以前

尊卑共用之周禮地官司市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鄭康成注云璽節印章若今之斗檢封矣掌節貨賄用璽節鄭注亦云今之印章也月令孟冬之月固封璽高誘注呂氏春秋云璽讀為移徙之徙封

璽印封也誘注淮南子亦同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公在楚季武子使

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按玉海引世本云魯昭公作璽今此事在昭公以前則世本之說非矣杜預注

璽印也戰國策欲璽者段干子也史記楚世家懷王置相璽於張儀

是上下通名璽之證籀文璽字从玉此籀文出當在後秦以來璽無

不以玉為之者故字又从玉耳孔穎達正義引衛宏云秦以前民皆

以金玉為印惟其所好宏此語亦但以意言之如秦以前即以玉為

璽而因製从玉之璽則宏言金可為璽何又不制从金之璽字乎玉篇

有鑷字云堅正也奴頰切義與此別至說文王者印也下又云所以主土蓋因字本从

土上王者印也四字恐與土義不相涉故又足此四字然究非此字

本訓玉篇以下又皆承許氏之說玉篇玉部下璽字又云天子諸侯

印也義亦不該若在秦以前則稱璽者不僅天子諸侯若在秦以後則諸侯亦不得稱璽蔡邕獨斷所言皇帝六璽續漢書輿服志璽皆玉螭虎紐文云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百官志符節令下有尙符璽郎中四人本注云舊二人在中主璽是也按霍光傳光召尙符璽郎致尙符璽主郎當係秦官漢承其制耳然則璽字本訓當若何曰當云璽以土爲印也秦以來王者始稱璽并以玉爲之義方諦耳至釋名云璽者徙也封物使可轉徙而不可發也則又以同聲之字爲訓與高誘注讀若義同

釋珠乙篇示及門李珠

說文玉部珠云蚌之陰精亦非珠字本訓攷珠字从玉古人之珠皆以玉爲之周禮天官玉府掌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若合諸侯則共珠盤玉敦是也鄭注及孔穎達疏以珠玉爲蟻珠亦承許氏之說殊無別據續漢書輿服志孝明

皇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尙書皋陶篇乘輿服從歐陽

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說冕皆廣七尺長尺二寸前圓後方朱

綠裏元上前垂四寸後垂三寸係白玉珠為十二旒按此即周禮弁師之玉十有二

三公諸侯七旒青玉為珠卿大夫五旒黑玉為珠所謂白玉珠青玉

珠黑玉珠皆琢小玉之白青黑者為之歐陽夏侯皆承周秦以來先

儒舊說明三代之制冕旒所垂之珠皆琢玉為之非蚌珠矣按蚌珠亦無青

黑等珠亦有出于天然不須琢者山海經歷山楚水多白珠揚雄子

虛賦云赤玉玫瑰琳璿昆吾注引倉頡篇云玫瑰火齊珠也張揖云

琳珠也左思蜀都賦云江珠瑕英又云青珠黃環注引博物志云江

珠琥珀別名青珠出蜀郡平澤玉篇蜀郡平津縣出青珠此皆玉珠

之天然不須琢者且即以說文證之瑰字下云玫瑰一曰珠圓好又

云璣珠之不圓者又云琅玕似珠者亦可知珠皆玉為之矣若蚌珠

亦名珠者以其形之似名之然古人亦不單喚為珠必加字于上以

區別之禹貢淮夷蠙珠暨魚是矣若古人所用之珠果皆係蚌珠則

字當从虫不必从玉也又考說文玼字下云玼珠也宋宏云淮水中出玼珠字又作蠙云夏書玼从虫賓玉篇玼又作瑋此則專指蚌珠而言是知蚌珠之珠本別有字玼是也蠙是也瑋亦是也不必更以玉珠之珠移屬于蚌也況物之有珠者又不獨蚌山海經文魼生珠玉又云激汝之水其中多蜃玼郭璞注玼亦蚌屬是蚌有珠魼蜃亦有珠矣他若鼉鱉魚龍鮫蛇鼈龜亦皆有珠埤雅采舊說云龍珠在頷蛇珠在口魚珠在目鮫珠在皮鱉珠在足鼈珠在腹之類是也明百物之珠皆借玉珠之字爲義輿服志又云建華冠貫大銅珠九枚是五金皆可以製珠然但能同其名不可卽奪其義人之呼之者必當曰銅珠或曰龍珠魚珠不得僅目之爲珠也然則珠字自有本訓何得獨屬之于蚌乎孫強等著唐韻稍知其義于珠字但注云珠玉不專屬之蚌最爲得解夫余爲許氏之學者也非敢規許氏但欲以輔其不及耳餘尙有十數字不从本訓者辯已見曉讀書齋雜錄不

更生齋文甲集卷第二

陽湖洪亮吉著

春秋十論

壬戌歲在旌德洋山書院課徒因作此以示及門

春秋時以大邑爲縣始于楚論

春秋時楚始以大邑爲縣按秦本紀孝公十二年并諸小鄉聚集爲

大縣縣一令凡四十一縣商鞅傳作三十一縣漢書百官表縣令長皆秦官萬

戶以上爲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爲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

有丞尉按商鞅傳止言置令丞然其制實自楚創始之左傳宣十一年楚子入

陳殺夏徵舒因縣陳十二年鄭伯對楚莊王曰使改事君夷于九縣

杜預注楚滅九國以爲縣願得比之正義言楚滅諸國見于經傳者

哀十七年稱文王縣申息莊六年稱楚滅鄧十八年克權僖五年滅

弦十二年滅黃二十六年滅夔文四年滅江五年滅六又滅蓼十六

年滅庸凡十一國蘇氏沈氏以權爲小國庸先屬楚除二國外爲九也襄公二十六年伯州犂言穿封戍方城外之縣尹此見于左傳者也其見于史記楚世家者則子革對靈王曰且入大縣而乞師于諸侯又惠王之十年是歲也滅陳而縣之是也此外則晉自文襄以後大邑亦各縣左傳僖三十三年晉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宣十五年晉人賞士伯以瓜衍之縣襄公二十六年楚聲子欲復椒舉謂令尹子木曰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昭公五年蘧啓疆謂楚子曰韓賦七邑皆成縣也又云因其十家九縣其餘四十縣云云二十八年晉殺祁盈及楊食我分祁氏之田以爲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是也蓋春秋時已有改封建爲郡縣之勢創始于楚而秦與晉繼之至戰國而大邑無不爲縣矣又考楚文王縣申在魯莊公六年史記秦本紀言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縣之十一年初縣杜鄭晉語公子夷吾對秦使公子繫曰君實有郡縣皆當在楚文王縣申

之後廣韻又言楚莊王縣陳縣所自起亦非當云自楚文生縣申息始後世置小州其制亦始于楚左傳宣公十一年莊王復封陳鄉取一人焉歸謂之夏州史記蘇秦傳楚東有夏州海陽集解引徐廣云楚考烈元年秦取夏州今按楚世家又云納州于秦徐廣又註云州楚州陵縣彼此不同未知誰是又引車胤撰桓温集云夏口城上數里有洲名夏州張守節云州在大江中

春秋不諱娶同姓論

春秋時娶同姓者不一而足穆天子傳有盛姬是天子以同姓之女備後宮也列國則晉獻公有大狐姬小狐姬驪姬其娣生卓子亦姬姓故莊公二十八年傳惟二姬之子在絳平公則內有四姬傳襄二十六年衛人歸衛姬于晉等是也國語富辰曰聃由鄭姬韋昭注聃姬姓文王之子聃季之國鄭女爲聃夫人同姓相娶大夫則齊崔杼娶棠姜東郭偃所云君出自丁臣出自桓是也慶舍以女妻盧蒲癸

慶舍之士以爲子不避宗是也哀公十一年太叔懿子娶晉悼公子
憇女亦同姓晉則羊舌氏爲晉公族而亦娶同姓論衡叔向之母姬
姓是矣廣韻鄭公子有食采于徐吾之鄉後以爲氏是子南子皙又
爭娶同姓之女也獨昭公以吳孟子貽譏者以魯爲秉禮之國故耳
又世皆譏漢惠帝娶魯元公主女爲婦以爲妻外甥女不知春秋時
卽有之左傳僖公二十四年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史記晉世家文
公夫人秦女也服虔云穆公女文嬴也又傳稱秦伯納女五人懷嬴
與焉晉語稱不敢以禮致之懼之故也韋昭注懼愛此女之故是懷
嬴亦穆公之女于晉文公皆外甥女也

春秋時晉大夫皆以采邑爲氏論

晉大夫皆以采邑爲氏除韓趙魏本係建國不必更論後趙氏別子
趙同食采于原故又稱原同屏括食采于屏故稱屏括又稱屏季邯
鄲氏食采于邯鄲故稱邯鄲氏元和姓纂邯鄲氏趙穿之後魏犢之

孫魏錡食采于呂復食采于廚故稱呂錡亦稱廚武子國語錡之子亦稱呂宣子又魏顓子魏頡食采于令狐故國語又稱爲令狐文子地理志河東郡倚氏樂史云春秋時令狐也韓獻子元孫康食邑于藺又稱藺氏地理志西河郡藺縣廣韻藺姓亦出西河韓獻子元孫康食邑于此因氏焉外若欒氏食采于欒故欒叔以下皆稱欒氏左傳哀公四年國夏伐晉取邢任欒鄙杜預注欒在趙國平棘縣西北按卽今趙州西北故欒城與正定府欒城縣接界地理志常山郡關縣後漢改爲欒城是矣郤氏食采于郤故父曰郤豹子曰郤芮一切經音義引聲類云郤鄉在河內是也後又食采于冀故亦稱冀芮水經注引京相璠曰今河東皮氏縣有冀亭古之冀國所都左傳僖公三十三年命郤缺爲卿復與之冀是矣其後郤犇食采于苦成故又曰苦成叔潛夫論苦成城名也在鹽池東北豹之孫楊又別食采于步故稱步楊世本豹生義義生楊楊生鵠居廣韻晉有步楊食采于

步因氏焉楊子鵲居食采于蒲城故稱蒲城鵲居見周語韋昭注鵲居子至食采于温故亦曰温季按廣韻唐叔虞之後受封于河內温因以命氏是晉又有公族温氏也胥臣先食采于胥後又食采于白故稱胥臣亦稱白季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取白衰水經注引京相璠曰桑泉白衰並在解東博物志又云白季邑在解邑西北先軫食采于原故曰原軫杜預釋例云河內沁水縣西北有原鄉是矣至先且居則又稱霍伯當亦以采地名郡國志河東郡永安縣有霍太山按山側有霍城水經注汾水又南逕霍城東是也韋昭又云先且居先軫之子蒲城伯也後受霍爲霍伯是未受霍以前又嘗食采于蒲城故云蒲城伯蒲城卽重耳所居在漢河東郡蒲子縣其後先穀又食邑于彘故曰彘季地理志河東郡彘縣是也悼公時士魴亦食采于彘故亦曰彘恭子狐突食采于狐故稱狐氏其子狐毛狐偃亦然左傳僖公十六年狄侵晉取狐廚杜注臨汾縣西北有狐谷亭又云狐

廚受鐸昆都晉三邑偃之子又食采于賈故又稱賈季韋昭晉語注
賈佗狐偃之子射姑太師賈季也食邑于賈字季佗劉昭引博物志
曰臨汾有賈鄉賈伯邑又圖經蒲城縣西南亦有賈城卽古賈國古
今地名亦同荀息食采于荀潛夫論荀亦作郇杜預注解縣西北有
郇城水經注汾水下古水又西逕荀城古荀國也汲郡古文晉武公
滅荀以賜大夫原氏按竹書紀年晉曲沃滅荀以其地賜大夫原氏
黯是爲荀叔是荀叔本姓原氏以食采于荀始稱荀叔也又紀年于
桓王二年云莊伯以曲沃叛伐翼公子萬救翼荀叔軫追之此荀叔
軫或卽息之先始受采地者也後荀首別食采于知故自瑩以下又
稱知氏劉昭引博物志河東解縣有知邑是也呂甥先食采于呂劉
昭引博物志云河東永安有呂鄉呂甥邑後又食采于陰故稱陰飴
甥左傳哀公四年國夏伐晉取陰人後又食采于瑕故亦稱瑕甥郡
國志河東郡解有瑕城按後詹嘉亦食采于瑕故曰瑕嘉文公十三

年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是也士會之先隰叔食采于隰郡國志河內懷縣有隰城至士會先食采于隨後又食采于范故稱隨會又稱范武子至文子宣子獻子等皆然韋昭晉語注食邑于范爲范氏又云隨范晉二邑潛夫論食采隨故氏隨左傳隱公五年翼侯奔隨杜預注隨晉地圖經隨城在介休縣東春秋時爲士會食邑地理志東郡范縣圖經春秋時晉大夫士會邑號射父食采于號梁由靡食采于梁梁號本皆舊國陽處父食采于陽箕鄭父食采于箕郡國志修武有陽樊攢茅田杜預注太原陽邑縣南有箕城是也圖經又云陽邑縣晉大夫陽處父邑邢侯食采于邢雍子食采于雍地理志河內郡平臯應劭曰其地屬晉號曰邢丘郡國志山陽縣有雍城董氏食采于董左傳文公六年改蒐于董杜注臨汾縣有董亭又有董澤在聞喜縣東北四十里古豢龍氏董父所居故名解揚食采于解郡國志解縣有解城張老食采于張潛夫論河東解邑有張城

有西張城史記又有東張城今在虞鄉縣西北輔果食采于輔鐸湯
寇食采于鐸左傳宣公十五年秦伐晉次于輔氏杜注輔氏晉地十
六年晉滅赤狄及留吁鐸辰苗賁皇食采于苗杜注食邑于苗地梁
餘子食采于梁榆水經注梁榆水出梁榆城按在漢上黨郡涅氏縣
圖經春秋時晉梁餘子養邑王官無地食采于王官左傳文公三年
秦師濟河取王官及郊夏陽說食采于夏陽按夏陽卽虢舊邑高粱
伯食采于高粱故曰高粱伯杜注高粱在平陽楊縣西南莢成僖子
食采于莢成廣韻姓出平陽世本有晉大夫莢成僖子閻氏食采于
閻元和姓纂唐叔虞之後公族食采于閻邑因氏焉今考昭公九年
周甘人與閻嘉爭閻田是閻嘉亦以食邑爲氏故曰閻嘉也柏氏食
采于柏晉語韋昭注柏晉之舊姓地理志趙國柏人注本晉邑叔向
稱狐續慶伯古伯柏同當卽此也陘氏食采于陘廣韻云陘晉邑也
大夫氏焉今爲井陘縣以至祁氏食采于祁

按賈辛亦食采于祁地理志祁晉大夫賈辛邑

蓋是時祁氏已滅與鄔銅鞮之屬司馬彌牟樂霄等同楊氏食采于楊劉昭引地道記又云楊縣有梁城去縣五十里

叔向邑也又按水經注河東郡楊晉大夫僚安之邑蓋僚安食采于楊亦在羊舌氏滅後也鄔氏食采于鄔孟丙

食采于孟銅鞮伯華食采于銅鞮太康地理志銅鞮晉大夫羊舌赤

邑又未食銅鞮以前又嘗食邑于羊舌左傳正義引世族譜羊舌其

所食邑也邯鄲午食采于邯鄲蒲城午食采于蒲城則又皆漢河東

河內上黨太原趙國所屬之大縣人所共知者矣更有異者地理志

上黨郡余吾通典作徐吾按左傳昭公二十八年晉大夫有知徐吾

又河東郡襄陵有讎氏鄉亭水經注襄陵縣故城晉大夫卻讎之邑

也故其地有讎氏鄉亭是又以采邑命名矣亦他國所未有也

春秋惟秦不用同姓而喜用別國人論

春秋時列國皆用同姓惟秦不然見于經傳者亦不過數人公子繫

小子憖公子鍼公子士雅等是也至好用異國人則亦自穆公啓之

秦本紀所云求百里于楚迎蹇叔于宋取由余于戎求不豹公孫枝

于晉外又有內史廖隨會等數人若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則又百里奚及蹇叔之子也降至戰國而孝公用商鞅惠文君用公孫衍張儀司馬錯樂池魏章武王用甘茂陳軫齊明周最昭襄王用田文樓緩壽燭向壽白起任鄙呂禮蒙武尉斯離客卿胡傷客卿竈王齮司馬梗張唐范雎蔡澤將軍摎莊襄王用呂不韋蒙鶩及始皇用庶公王齮茅焦尉繚桓齮楊端和王翦李斯羌瑰昌平君索隱昌平君昌楚之公子文君王賁李信王綰馮劫王離趙亥隗林馮毋擇王戌趙嬰楊繆蒙恬辛勝類皆異國人也骨肉中惟樗里疾最用事然疾中間又嘗相韓明用之亦無商鞅范雎之專矣且公子虔同姓之親又太子之傅也鞅一言而卽劓涇陽君高陵君王之同母弟也雎一言而卽出之關外公子十二公主十皆二世之親昆弟也趙高一言而同日伏尸于市明秦于骨肉之恩本薄故人人得而間之惟遊士則不然能西行入秦無不各得所欲有不幸者僅韓非鮑丘等一二人遭罹讒謗

以死耳其他則皆立談取卿相者也此非穆公之留貽家法然乎然秦之霸以此秦之并天下以此秦之士崩瓦解亦以此迨二世之亡項羽殺子嬰及秦諸公子宗族疑其子姓已無復有矣此則雖貴爲天子而易姓之後尙遠不如齊之諸田楚之屈昭景等猶能布滿天下謂非立法不善之故哉吾故曰春秋時惟秦不用同姓而喜用異國人其法自穆公始烏乎穆公家法之不善又豈僅殺三良而已哉

春秋晉比楚少恩論

春秋時晉國待大夫最少恩左傳昭公三年叔向對晏子所云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阜隸是也至二十八年而祁氏羊舌氏族亦滅夫狐胥爲從亡之臣欒郤原皆有勞于國外如伯宗祁奚叔向之賢又皆傳所云猶將十世宥之者也況所坐之罪又均非叛逆狐續則坐專殺先穀則剛愎三郤則驕侈胥童則從君子昏欒祁則又以家事至于滅宗最爲無罪若伯宗之被讒羊舌之從坐又不待論矣楚

則不然伯棼之惡至于攻王鬥懷之悖至于欲弑君然莊王則曰子
文無後何以勸善命其孫箴尹克黃復其所昭王則復國之後賞大
功九人鬥懷亦預焉子西請舍懷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夫一家之
中兩犯叛逆之罪鬥氏即若敖氏而不以及其身與子孫楚報功之典可云

厚矣卒至戰國之末而屈昭景三族亦究與楚相始終謂非立法之
厚遂獲享其報乎若昭公二十七年傳言盡滅郤氏之族則令尹子
常爲之非王之意也又攷春秋于叛臣篡弑之臣其子孫之食祿居
位亦並如故并有不忍絕其後者夫鄭之公叔段可云叛臣矣然左
傳莊公十六年公父定叔出奔衛杜注公叔段之孫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

共叔無後于鄭又使以良月入何其用法之寬乎至夏徵舒親弑其
君可云罪大惡極矣然左傳昭公二十三年其孫陳夏鬻復見于經
世本徵舒生惠子晉晉生禦寇禦寇生悼子鬻是又生則爲卿大夫
死則賜諡與立勳諸臣亦無以異至漢時而法已漸嚴有罪之家不

得入宿衛其後并不得官京師是也然究當以漢法爲善

春秋時君臣上下同名不甚避諱論

春秋時禮法尙疎雖云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然君臣上下同名者甚衆如周穆王名滿而周有王孫滿厲王名胡而五世孫僖王亦名胡齊鄭世家武公名掘突而其孫厲公亦名突簡公名嘉而同時卽有公子嘉左傳史記並同宋殤公名與夷而一傳卽有公子目夷衛世家穆公名遫而裔孫成侯亦名遫靈公時又有戲陽遫襄公名惡而臣又名石惡是又祖孫上下同名左傳宣十七年經蔡侯申卒至哀公四年經盜殺蔡侯申是元孫與高祖同名齊世家武公名壽而春秋時齊有公子壽曹世家有夷伯喜而後又有公子喜時有幽伯彊而數傳又有宣公彊又有大夫公孫彊陳世家有幽公寧而後又有大夫孔寧有武公靈而裔孫平國又諡靈公晉世家唐叔子晉侯燮而范文子亦名燮定公各午而同時大夫有邯鄲午蒲城午又文公昭公

子皆名雍宋微子啓爲宋始祖而春秋傳宋景公所養子亦名啓楚靈王名圍而一傳卽有王孫圍聘于晉見楚語至若魯武公名敖至廢敖山可云諱之嚴矣然文公時卽有公孫敖他若晉曲沃桓叔名成師而晉官有太師魯幽公名宰而魯官有太宰楚共王名箴而官不廢箴尹晉獻侯名籍而晉不廢籍氏魯魏公名潰而魯邑之費不改陳莊公名林而陳地之株林不改此類益多不能枚舉矣又如以國號爲名者衛宣公名晉成公名鄭魯定公名宋陳惠公名吳之類當時赴告于諸國者又豈能連他國之號而諱之耶明春秋時雖以諱事神而禮法闕疎尙有諱有不諱非如漢以後禁忌日甚并同聲之字而亦諱之也

春秋時楚國人文最盛論

春秋時人材惟楚最盛其見用于本國者不具論其波及他國者蔡聲子言之已詳亦不復述外此則百里奚霸秦伍子胥霸吳大夫種

范蠡霸越皆楚人也劉向新序百里奚楚宛人吳越春秋范蠡楚宛縣三戶人大夫種亦楚人他若文采風流楚亦較勝他國不獨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也史記楚世家析父善言故事楚語共王傅士亶能通訓典六藝觀射父能辯山川百神蓋楚之先嚮熊爲周文王師著鬻子二十二篇其後卽諸子百家亦大半出于楚史記老子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老萊子亦楚人漢書藝文志道家老萊子十六篇楚人又文子九篇班固注老子弟子並與孔子同時今讀其書有與平王問荅篇蓋楚平王班固以爲周平王誤也又有蜎子十三篇班固注名淵楚人老子弟子鶡冠子一篇注楚人居深山以鶡爲冠楚子三篇不注姓名又孔子墨子皆嘗入楚矣史記孔子弟子列傳公孫龍任不齊秦商鄭康成注皆楚人藝文志公孫龍十六篇卽爲堅白之論者儒林傳澹臺子羽居楚至莊子雖宋蒙縣人而蹤跡多在楚觀本傳及越世家等可見孟子列傳載環淵楚人著

書上下篇卽蜻子也又云楚有尸子長盧劉向別錄楚有尸子張守節正義長盧楚人有長盧九篇孟子內篇言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又爲神農之言者許行亦楚人鬼谷子皇甫謐注楚人荀況則嘗爲楚蘭陵令藝文志儒家有楚蘭陵令荀卿三十三篇是也其在七十子以後傳經者易則楚人馯臂子弓禮則東海人孟卿春秋則楚太傅鐸椒藝文志有鐸氏微二篇詩則毛魯二家春秋則左氏皆出于楚蘭陵令荀卿是矣至詞賦家則又原始于楚屈原唐勒景差宋玉諸人皆是蓋天地之氣盛于東南而楚之山川又奇傑偉麗足以發抒人之性情故異材輩出又非僅和氏之璧隨侯之珠與金木竹箭皮革角齒之饒所得專其美矣

春秋時諡法詳略及美惡論

春秋時于秦楚吳越諸臣皆不著諡蓋以戎蠻外之何以知皆有諡而不著也蓋以他書攷之楚有魯陽文子見國語吳有辛文子見范

子疑皆諛也宋大夫亦無諛或殷人尙質宋尙仍殷之舊故卿大夫皆無諛至齊晉鄭衛則大夫無不有諛矣然亦有不可解者齊大夫則高國陳鮑無不有諛而管夷吾晏嬰之諛反不著攷之世本管莊仲產敬仲夷吾夷吾產武子鳴鳴產桓子啓方啓方產成子豫豫產

莊子盧盧產悼子其夷夷產襄子武武產景子能陟陟產帶以上下

例之則敬卽仲諛韋昭國語注管仲諛敬則平亦當卽晏嬰之諛也晉大夫無

不有諛而狐偃卻縠先軫胥臣等諛獨不著又叔向祁奚等亦不知

其諛或曰卿有諛大夫無諛然士彌牟韓无忌等亦大夫也彌牟諛

景伯韓无忌字穆子國語新雅狗諛穆子韋昭注晉大夫是也鄭大

夫如馮簡子等亦皆有諛而子產子太叔之諛獨不著賴有晉語而

始知子產之諛爲成衛大夫無不有諛且有生而賜諛者矣而史鮪

蘧伯玉等諛反不著賴有高誘呂覽注而始知伯玉諛成又春秋之

例雖出亡及被刑戮者亦皆有諛晉卻至諛昭子欒盈諛懷子知瑤

諡襄子魯卣孫諡昭子等是也此或事定之後時君所追諡否則其
家臣等爲之然亦可以見風俗之厚矣夫靈幽厲悼諡之惡者今攷
亦不盡然周靈王以生而有神靈故諡靈晉悼公以降年不永故諡
悼之類是也有似嘉諡而實非者周穆王以周行天下故諡穆周懿
王以王室始衰故諡懿史記蒙恬傳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
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穆論衡引儒家董無心之言近而以秦穆晉
文言之繆者誤亂之名文者德惠之表又云晉文之諡美于穆公云
云按此則繆字皆讀如謬所謂名與實爽曰繆也蓋春秋時懿穆皆
非美諡衛懿公及身失國齊懿公楚穆王皆及身篡弑宋穆公舍子
立姪至數世不靜晉穆侯名少子曰成師而至國亂十世晉卒併于
曲沃是也

春秋時以隱疾爲名論

春秋時以隱疾爲名極多左傳魯成公名黑肱晉成公名黑臀周語

單襄公云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墨曰使有晉國故名之曰黑臀是矣又傳文公十三年邾子蘧蔭卒晉語蘧蔭不可使俯韋昭注蘧蔭直者謂疾是邾文公亦當以疾名也成公二年傳楚襄老之子黑要十年經衛侯之弟黑背襄公二十二年傳鄭公孫黑肱二十七年傳楚公子黑肱昭公三十一年邾黑肱以濫來奔並是矣又或有肖己之形爲名者襄公二十二年鄭游販說文販多白眼也春秋傳曰鄭游販二十六年宋太子痤說文痤小腫也二十八年齊慶集說文集頭表鬣集態也昭十六年鄭子齋說文齋齒差跌兒春秋傳曰鄭有子齋今本作齋說文云齒參差也義亦通推之楚子名頽鄭伯名踰當皆以形似名之說文頽面目不正兒踰大目也史記老子列傳名聃說文聃耳漫也張守節云耳漫無輪郭也又說文聃字引春秋傳云秦公子聃聃者其耳垂也其見于他書者尙不止此蓋春秋時人尙淳樸故生子或卽以隱疾及形似名之後世文多于質

故每取嘉字及吉祥善事爲名如戰國時孫子之名牘漢昌邑哀王之名膊僅見于書傳不能多矣

春秋時仲尼弟子皆忠于魯國并善守師法論

春秋時惟孔子之徒皆忠于魯國哀公十五年傳仲由謂齊陳瓘善魯以待時子貢責公孫成以周公之孫而喪宗國其尤著矣又同師而學者至三千人卒未聞有起而相軋者其敬師如此待友又如此語有之同志爲朋同學爲友洵可謂同志同學者也夫龐涓孫臏未嘗不共師也蘇秦張儀未嘗不共師也韓非李斯未嘗不共師也及各仕一國卽起而相軋幸則爲張儀不幸則爲孫臏尤不幸則爲韓非然此非數人之過學術不正之過耳當其學陰謀學縱橫捭闔之時殺機早已暗伏其乘間而輒發勢所必然然豈特于同學之友然哉使其師尙在與共處一國共事功名亦必起而爲逢蒙之反刃是學術使之然也荀卿雖彼善于此然言性惡而以堯舜爲僞且又嘗

毀及子思孟子其心術已概可見夫心術者學術之源也心術不正而欲其學術之正不可得也學術不正而欲其徒之必無背其師不可得也然則使荀卿而果入秦能保李斯之必能相容乎曰必不能非僅必不能而已也亦必以所以待韓非者待其師不至于死而不止或曰何以見之曰卽觀其所以待韓非者見之矣夫斯非不知韓非有過人之材并材之十倍于己也其心悅誠服者亦未嘗不與待其師者同也何以見之曰于非之死後見之方二世之時斯以丞相爲趙高所間恐懼上書此時畢生之學術苟可以求免者當無不用之矣然其書中惟兩引韓子之言一則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云云二則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搏云云未又云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是斯之心悅誠服于非者何如然必殺之而後已者懼其勝己也是卽逢蒙殺羿之意也是卽戎夷弟子忍死其師之意也況荀卿之材又過于非而謂李斯之能容之乎吾故曰

心術不正則學術不正學術不正則師弟亦不能相保勢使然也烏乎安得仲尼之徒布滿斯世以救天下之學術卽以正天下之心術乎若陳相之于許行其咎不過見異思遷非有反戈之意此亦由陳良學周公孔子之道學術本正故不至破敗決裂耳是則學術可不講哉

跋汪大令輝祖所撰二節母行狀後

亮吉年二十餘從吾友邵學士晉涵處讀雙節堂詩文卽知二母之賢學士并述君至性過人其闡揚二母也力惟恐不及益心敬之憶曾爲雙節堂詩脫稿後卽爲友人挈去未識得達左右否也今忽忽三
年蹤迹南北究未克與汪君相見而學士則已謝世矣昨歲亮吉蒙
恩自塞外歸汪君又介同里臧文學鏞堂以請烏乎以二母之賢暨
君之孝如此亮吉亦何足以表揚萬一哉及讀君所爲二母狀其零
丁孤苦疾病顛蹶與吾母太宜人無異也其奇節苦行百死一生之

狀與吾母太宜人無異也遭家難而幾幾不獲自全也亦與吾母無異又讀狀中所云君幼時出塾二母令覆背日所讀書至齒棘舌蹇處二母怒輒欲呼杖烏乎又何與吾母之教亮吉如出一轍乎然君性淳謹以是數呼杖數中止若亮吉之少也性既暗劣又寄居外家外家男女兄弟至十數人出塾後或相聚以嬉輕則言語無狀重則碎服折笄以太宜人必一夕數呼杖乃稍稍斂抑迨少長補博士弟子或出豫讌會太宜人恐亮吉之過飲也必先嚴飭之歸必視其面無酒容言語不失度方命歸寢亮吉二十以內未嘗敢有酒失太宜人教之嚴也善乎呂不韋之言曰家無怒笞則豎子嬰兒之有過也立見亮吉又嘗謂聖人所云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者亦謂父母壯盛之時盛氣之下或至有錯失耳若父母年已就衰則愛子也益甚非萬不得已何忍用大杖卽用大杖而以年力就衰之父母杖壯盛之子杖亦必不能有所損如是亦何忍走而避之乎亮吉又嘗憶年

二十九時太宜人年已六十一時長子鉛孫生已二年太宜人愛之甚一日亮吉因其啼不止也扑之太宜人見而盛怒呼杖杖亮吉至六七乃已亮吉起就暗處淚涔涔下不已姊怪而問之則泣語曰以太宜人杖之不能重也知氣力之衰憊甚矣甫及二年而太宜人卽已棄亮吉等烏乎亮吉今日卽欲復求吾母之杖其可得乎三復君狀不忍卒讀非君至性過人又何以語之沉痛一至此乎自此以往君與亮吉倘時時思賢母之訓則末路或可以不至差跌他日亦庶可見兩家之母于地下矣

誥授通議大夫內閣侍讀學士陞鴻臚寺卿加三品銜特 贈光祿寺卿 賜祭葬胡君墓志銘

烏乎吾又何以銘吾友哉憶歲乙卯余方視貴州學政時君以兵部郎隨大學士福康安貝子在銅仁軍營以慇直屢與同輩鬩余作書規之越月得君書遜謝若深有感於余所言者自後不通音問者五

歲迨己未十一月余以罪謫戍伊犁道出甘陝值同歲生今四川布政使司楊君揆同里今邠州知州莊君炘並自漢中軍營回極道君近日行事有人所不能及者云君從經略額勒登保公贊畫軍務屢以事忤經略經略顧能容之每日拔營必首跨一馬與領兵節將偕節將或沿路逗留君必大聲叱之遇賊則務當賊衝節將或前卻君必慷慨獨進怒目視節將節將不敢不前至弁兵之不進者輒以馬策搗之以是屢得勝仗回營後凡徑路由折山谷奇險與糧運斷續兵弁或一日二日不食以及雨零日炙器仗敝敗衣履破碎猝遇賊匪狡詭萬端出沒不定之狀又諸將若者有功若者戰不力若敢出賊前若僅尾賊後必一一與經略言之經略知君不欺卽據案定賞罰將弁輕則褫責重則奏請行法以是軍營之畏君也與畏經略等然共憚其公正卒無以間也夜臥不半刻卽燭治官文書凡屬草及繕寫皆出一手辨色已出營促視諸帳中蓐食畢輒躍馬數步外

以待或大營中會語視將弁之畏蔥不前者氣必凌出其上或以持重說進君必叱之曰汝安知持重直逗撓耳且畏死無過書生我不畏死汝轉畏死是不欲死于賊欲死于法耳聞者咋舌君不顧君時已得疾瘦骨立日食不及半升自湖北軍營中須髮已畢白見者不知其爲五十人也余不待二君語畢惕然起曰如是胡君死矣未幾余蒙赦還又未幾而君訃至烏乎祀典所謂以死勤事者君庶無愧乎按狀君諱時顯字行偕一字晴溪先世爲江西奉新人五代時遠祖瓊官常州路刺史遂家武進之安上鄉明禮部尙書諡忠安公澗其後也君爲忠安公十一世孫祖俊父用嘉兩世皆封贈如君官君又嘗出嗣季父直隸高陽縣知縣文英後季父有子君復歸大宗君少而穎異讀書數行並下弱冠出試顧數屈於有司年二十二遊京師名公鉅卿咸禮異之歲壬辰適大兵進勦金川倉場侍郎劉公秉恬奉命辦理西路糧餉奏君自隨是時君已從國子生考

取謄錄遂馳驛偕往凡文移案牘無一不出君手侍郎才之奏請給中書或國子監學正學錄銜得

侍郎又以君遇事奮勉入奏 特旨遇缺補用及入都引見擢主

事計君以軍功得官由主事擢員外郎中皆在兵部三次京察一等

嘗擢選廣東雷州府知府以親老乞留繼以隨大學士福康安貝子

勦湖南貴州紅苗功賞戴花翎以隨參贊額勒登保公勦湖北教匪

功賞給內閣侍讀學士銜嗣參贊以功授經略君又以隨經略歷陟

湖北川陝屢次奏捷功加三品銜實授內閣侍讀學士尋擢鴻臚寺

卿及以勞瘁卒又贈光祿寺卿此君所歷官也君前後在軍營十數

年勦川陝教匪獨至五年日日走獫狁鳥道人跡所不到之處饑未

及食渴未及飲夜枕未及貼中間雖屢荷 渥恩然究未嘗一見

天子雖歷官九卿侍從卒未嘗一日得立於朝人或以爲君遇

合之奇而余以爲君數之奇亦已至也烏乎人生二十以內大都在

長者膝下其得展尺寸之效爭竹帛之名者不過二十至五十卅年內事耳此卅年中君疊遭封君及兩繼母憂官兵部者不及十載餘則皆短衣匹馬奔走勞苦之日也勦金川酋勦苗匪勦教匪其間又嘗隨大學士福康安公一至安南國界經畫邊務凡 國家有征勦諸大事君無一不預遂至一人之身與軍事相終始以迄窮老盡氣致命遂志乃獲已焉且又不止於此方君之以主事入值軍機也

純皇帝悉君才行大用矣忽以言語忤要人卽日斥出要人所以扼君者不遺餘力而君之所以抗要人者亦幾不留餘地焉卒至不安於位東西走軍營而其以公事抗貝子抗經略者復如故也君亦可謂百折不變者矣君與人交不設城府亦不苟爲言語以悅人與余同官京師蹤跡亦不甚密然大節所在未嘗不交相勵余以此重之爲文移箋奏頃刻立成曲折如意同輩雖精思不能易一字也尤善書官京邸日踵門求者不絕名轉出館閣諸公上君未卒前數月尙

力疾條奏十事其請增隨征兵役口糧及令巡道稽查轄下營伍二
事尤蒙 俞旨焉君生於乾隆八年以嘉慶六年八月二十四日

卒於興安軍營年僅五十有九有

旨照三品例

賜祭葬子

之富四川潼川府經歷服闋以知縣陞用皆異數也君娶於楊爲同
里山西壺關縣知縣楊君宸女前封恭人例晉淑人之富將以今年
十二月□□日葬君於某鄉之某原銘曰

得官於西卒官於西君之遇奇朝入軍機夕出軍機君之數奇雖然
人皆以爲是而君獨非槐里之折東海兮君或庶幾我荷戈而出塞
兮不獲殺賊君持刀而行陳兮乃屢克敵雞頭之關待君塞燕然之
山待君勒生爲蓋臣兮死毅魄烏乎君魂不歸僅歸骨魂待西川大
功訖我知君心兮鐫墓碣

開沙于氏族譜序

于氏近支凡五皆元末自杭州而分曰滁州曰徐州曰徽州曰金壇

其在丹徒者曰開沙一派又自金壇近徙者也自元末迄今幾五百年其在杭州者以功業顯卽明贈太傅忠肅公是也其在金壇者以文章著而析居在丹徒者獨以孝友稱洵可云望族矣今

天子嘉慶建元詔天下守土官舉孝廉方正之士縣不過一二人甚有無以應詔者丹徒爲江以南大縣而守是土者獨以于君宗林應詔督撫大吏核實皆以爲允上之朝 特旨賜六品頂帶以備召

用于是鄉人皆曰此于氏孝友之報也又二年徵君以其族姓之繁謀于其宗欲重修譜系而屬序于余夫于氏之以功業顯者旣煊赫于前代以文章著者又昭灼于近時獨以孝友稱者名若不甚彰然吾嘗過其里居在京江以西子姓之讀書者皆愿而能文力田者皆勤而無外事父訓其子兄勉其弟若嚴師之于門弟子焉而子弟之所以奉父兄者亦惟恐不及歲時伏臘漿酒豆藿善氣凝于一門以次蒸及鄰里推至一鄉一邑皆視其家法以爲準的俗奢者以之儉

更生齋文甲集卷第三

陽湖洪亮吉著

新修寧國府儒學碑記

秦分天下爲三十六郡而江以南得大郡三曰鄣郡會稽豫章而鄣郡最大都尉分治東至山陰錢唐西又雜出豫章郡界是也次則會稽又次則豫章今江寧安徽浙江三布政司所屬半皆秦鄣郡地漢改鄣郡爲丹楊今寧國府治卽漢丹楊郡治是寧國之爲大府自秦漢以來卽然地大物博與會稽豫章皆爲江外都會其人物足以弁冕當世其文采足以藻麗東南三歲中春秋兩試士獲雋者恆倍他處夫程功速則報本必隆師儒多則學校益重而寧國府儒學乃曠及百年不修非所以嚴祀事植士氣也守茲土者亦時以爲憂然輒以工重費繁中止府所屬涇縣黃田有淳德君子曰朱武勳偕其從子慶彩于雍正乾隆中嘗以修學宮爲己責而一府之人無議及此

朱君亦不能違衆議遽自興作也乃自乾隆中葉後宛陵春穀秦漢以來素號文藪者至是實學漸稀文采漸落科第亦漸不振于一府人士皆歸咎于學舍之不修俎豆之不肅以至此焉官于此者始不得已而諷其所部之人君之孫曾某某遂亟承先志毅然請獨任之鳩工庀材皆飭子弟督其役越歲工竣視其舊則煌偉堅實過之凡用銀七千有奇出于君之孫曾者六之五出于慶彩房者六之一費不外求而工皆歸實是又善之善者朱氏之先徙自婺源于宋時爲徽國文公近支今科第之盛甲于縣中蓋皆君崇尚學校尊禮師儒一念有以啓之君曾孫理琿與余皆同詞館遂屬爲文以紀之夫學校之在今日咸視爲不急之務而君獨若饑之于食渴之于飲一日不可廢者以視漢之文翁唐之韋珪或不多讓況 國家至治翔洽一百六十年矣

歐陽文忠公集

純皇帝創辟離刊石經于壁與今

天子皆數幸學講求典禮孳孳如不及而朱氏之修建學宮適承其後其所以佐右文之治樹正學之幟者又豈規規焉爲利百年爲德一方者所可比乎吾知江以南十數大府必有聞風而起踵行而不倦者卽以爲創始于朱氏也可

全秦藝文錄序

全秦藝文錄者吾友階州邢君澍官浙江長興縣時所著也長興于東南爲最繁君蒞事數年刑清政簡乃以其暇裒輯宋會要及金石劄記等書又以關中自唐宋以來疊經兵燹昔賢述作淪佚者衆復以二年之力精心搜采爲全秦藝文錄一書始自三代迄于有明共若干卷脫稿後卽郵以示余余讀之歎其搜羅之廣博類例之嚴整大致仿歷史藝文志等書而參以近人朱檢討彝尊經籍考之例分別門類條舉遺佚而後知君不特能于其官卽著一書而其取材之博用心之審又如此也夫全秦爲天下之首從古載籍無不權輿于

斯易則文王上下篇詩則周南召南書則泰誓秦誓又且言禮則河
間獻王言春秋則劉向劉歆父子皆號專門之學是也史則司馬遷
班固皆三輔人子則道德經二篇老子入關時爲關令尹喜所著其
所入關昔人或以爲大散或以爲函谷類皆不出秦地班固作漢書
藝文志凡詩賦一百六家而以高祖歌詩二篇武帝所自造賦二篇
弁其首是則經史子集無不權輿于秦舉全秦藝文而天下之藝文
已探其原舉全秦藝文而天下之藝文又居其半君之此書所以爲
不可少也抑余又有進者關中地勢極高水之停注者少自秦漢以
後無不引河渭涇洛數大水以溉田三輔之鄭白渠廣通渠龍首渠
寧夏之漢延渠唐來渠大河渠皆是他若漢中興安則引褒水漢水
蘭州則引阿干水灘水甘州則引弱水羌谷水涼州則引谷水土彌
干川水涇州則引涇水汧水安西則引南藉端水肅州則引呼蠶水
等以是溝渠之在甘肅陝西境者不下數百然百餘年來故道湮廢

水泉擁遏反足爲田畝之害者蓋十居其九焉地勢瘠而民氣愁職是故耳以君之學識官事之暇倘復能仿班氏志溝洫之例于關中渠瀆所在勒爲一書名全秦溝洫錄他日州縣長吏有能舉其職及實心爲民者案圖籍而疏濬之則有益于鄉里者又豈在元虞集京東水利明王恕漕河通志書等下乎余又拭目俟之矣

重修明太常少卿凌公祠墓碑記

吾嘗作續吳地冢墓志載黎里鎮有明太常寺少卿凌信墓其旁有菴名寶綸卽凌公祠屋也舊藏宣德時所給勅命及成化時賜諭祭葬之文故菴以名焉厥後子姓凌替日益傾圮一修于萬曆丁巳同里胡居士元嶽再修于崇正辛巳龔居士濟寰并爲置祠田繕庖廡迄今又一百五十年田鬻于住持僧某碑磨于遊方僧某其僅存之子姓亦無有過而問者徐待詔達源見而慨然謀于里人并太常之父明工部虞衡司主事凌顯祠墓亦並修葺工始于嘉慶六年至七

年秋甫竣將立碑以永其傳以碑文屬亮吉亮吉攷明史暨一統志
江南通志凌公事蹟無所著錄惟吳江縣舊志載凌顯黎里鎮人字
彥光考授大興縣丞欽給勅命陞工部主事後以子信貴贈尙寶司
丞凌信字尙義以楷書授中書仕至太常少卿及閱明史安南列傳
載憲宗踐阼命尙寶卿凌信行人邵震賜王黎灝及妃彩幣灝遂遣
使入貢是凌公未官太常以前又嘗爲尙寶卿並出使遠國也夫宣
德成化爲有明極盛之時公以善書遂得致位卿貳與華亭之沈度
及弟粲皆以楷書選入翰林凡金版玉冊皆令書之其致身通顯亦
與太常等稱雲間大小沈學士云以是知士生承平凡有一藝之長
無不可濯磨自見太常與二沈均可云遇其時矣又嘗憶

今天子嘉慶四年亮吉尙在翰林適琉球國王以嗣位乞封于朝掌
院事者將舉亮吉以往後值他事不果亦可知當國家重熙累洽之
時持天子節越大海使萬里遠國得以紀其風土人物備一代掌故

亦有命存其間固不可幸致耶凌公之由尚寶卿得擢太常或卽以出使故未可知也總之凌公之生獲以才自奮其沒也歷數百年祠與墓又頻見修于里中之後進使人過太常之阡訪寶綸之菴尚流連往復不置謂非身前後之遭際均有過于人者乎亮吉旣重待詔之能表章先哲又慮凌公父子事蹟久而就湮也故樂爲記之

萬刺史廷蘭重校刊太平寰宇記序

太平寰宇記二百卷宋太常博士直史館樂史所撰史事蹟見子黃目傳首所著又有坐知天下記掌上華夷圖等今不傳史官至商州刺史判留司御史臺傳列其生平所撰述不下數十種蓋史官南唐及宋初其時漢晉以來載籍尙未散佚故太宗修御覽等三大書及史撰此志徵引繁富多南宋以後所未見本卽以地志論晉太康土地記宋永初山川古今記闕駟十三州記顧野王輿地記魏王泰括地志賈耽李吉甫十道志以迄圈稱譙周鮑堅李克周處陸機晏謨

張勃鄧基任昉諸人所劄錄者多至百數十種史雖不善決擇然零篇斷簡藉是書以存者實多此其所長也至若地理外又編入姓氏人物風俗數門因人物又詳及官爵及詩辭雜事遂至祝穆等撰方輿勝覽寧略建置沿革而人物瑣事必登載不遺實皆濫觴于此此其所短也甚者佛髀叛之中牟在河北而此於開封所屬中牟載入佛髀墓並云墓有二所漢書地理志雲陵雲陽並左馮翊縣而云雲陵卽雲陽至以宋蒙門當漢蒙縣以唐陵當楚棠谿蓋以譌傳譌多不參攷如此性顧嗜雜家小說于洛陽下則載樊元寶爲洛水神附書潤州下載高驪山海神以酒醴聘外夷女等事意在徵奇罔知傳信是又非史例矣乃自序反譏賈耽之漏落吉甫之缺遺不知己之病適與之相反也然地理書自吉甫以後藉以考鏡今古聯綴前後實無踰此書宜其傳之久而必不能廢矣自元以來雖刊本不一然皆不甚精審此刻自宋影鈔本外能彙集諸舊本補其遺亡校其譌

舛于近日刊本中最爲完善則先生之有功于樂氏爲不少也刊成屬爲之序爰書其得失卽以質之先生

送巨超僧自焦山移主山陰玉笥山方丈序

余自辛酉歲六月始識焦山僧巨超與之久處知其心性明澈雖不涉世事而于世事無不周悉與世人交亦不離不合而皆得所以自處余心識之今歲春巨超以其鄉賢士大夫敦請之殷將自焦山移主山陰玉笥山方丈適余亦自洋川書院移講席于揚州梅花嶺巨超來謁別并乞一言以贈其行夫巨超浙人也今歸主鄉山方丈與昔人之官鄉郡無以異矣余家陽湖距邗上亦咫尺今之移講席于梅花嶺也與宋士夫之乞就近宮觀亦無以異不知實則有不然者昔人之官鄉郡或委政上佐或責成判司類皆食其祿而不預其事至宋人之乞就近宮觀亦不過質其祿糈雖有提舉點檢之名實亦無一事也而主方丈則不然今玉笥山雲門寺爲浙東勝地寺以內

焚修諷誦者率不下數十百人其禪律之精進梵誦之嚴整均視一人為統率脫聚數十百不守戒律之人而彼教中不能檢押適有一破度敗律者則將誰任其咎矣主書院講席者亦然揚州為東南名郡四方之士來肄業者亦不下數十百人其學業之勤惰品詣之純雜亦視一人為步趨脫聚數十百不知勤學不識立品之人而為其師者不能訓化適有一踰閑蕩檢者則又誰主其責矣然則不知者或以方丈為高僧習靜之區講席為士大夫養閑之地又豈知各有專責與為所必當為者余與巨超又何得不彼此相勗哉然余居山中久疎懶益甚驟居南北衝要酬應紛沓心實苦之或不久即當謝去而巨超之歸主鄉山也會稽之松柏鑑湖之魚鳥禪定之後顧而樂之其所得又豈余所可希其萬一哉其行速因率書所見以為之

敘

跋新唐書馬周傳後

余讀馬周傳至周亡帝思之甚將假方士術求見其形不覺泣數行
下曰君之于臣益至此乎漢書外戚傳孝武李夫人卒上思念不已
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令上居他帳中遙望見好女如李夫人
云云及唐白居易作長恨歌有臨邛道士爲明皇求致貴妃楊氏之
說此不過情志溺惑者耳世猶傳爲美談乃漢武明皇用之于私昵
者文皇帝則用之于賢臣且不特此也魏徵傳云帝夢徵若平生及
曰徵薨杜如晦傳亦云夢如晦若平生虞世南傳云卒後數歲夢進
讜言若平生是太宗之精神意氣無一刻不與賢臣往還不以生死
移不以久暫易不以上下隔也夫殷高宗之夢傳說或尙神其說以
服衆心而太宗則實因悲成憶因憶成夢歷歷不爽若此此而欲不
度越百王直接三代得乎三代以下推令主者莫不曰漢文帝唐文
皇賈生之才又過馬周而文帝之所以待之者視文皇顧遠不及也
然則百世之下才如馬周者或尙不乏讀周傳及諸人傳者吾知亦

必有忽然而悲忽然而泣如吾之今日者矣

後蕭陶氏重修族譜序

作史者不可以不明譜系不明譜系勢必據各族之單詞以上亂歷朝之舊牒矜門族則有餘徵信史則不足其流弊豈特新唐書世系表等然哉又上而唐初所修晉書又上而沈約李延壽所修宋書及南北史亦皆有此失請卽以陶氏論淵明集有贈長沙公詩其序云長沙公于余爲族祖則明與長沙桓公房非近支矣淵明又嘗爲外祖父孟府君傳言嘉娶大司馬桓公陶侃第十女亦非所以稱曾祖之辭 國初太原閻詠曾著論辯之余又得顯證二云其一則稱長沙公爲族祖若淵明果係侃曾孫則襲長沙公者于淵明爲曾祖之子當稱從祖于五服之次爲小功五月不得降稱族祖明矣又晉書陶潛傳祖茂武昌太守今攷侃傳子十七人惟洪瞻夏琦旗斌稱範岱九人見于舊史若茂亦係侃子則旣見于前傳又嘗官武昌太守

不可謂不顯及不見舊史矣或又以命子一篇詳述長沙勳德遂以爲淵明祖侃顯證不知古人重官閥凡同族有位望高勳業重者雖非本支悉得備述如史記司馬遷自序載入殷王司馬卬班固漢書自序詳及侍中班伯事蹟皆非本支無礙稱述蓋漢晉以來文士皆然非獨淵明也顏延之與靖節同時所爲陶徵士誄亦不言系出于侃此明徵矣總之誤始于沈約宋書陶潛傳而梁昭明陶靖節傳以及南史晉書本傳遂並承其誤也夫使淵明果爲侃後則此襲長沙公者與淵明服屬甚近何得云昭穆既遠已爲路人哉此又不待辯而知者矣九江陶氏舊譜明知其誤又強移侃十七子中岱爲淵明祖是又與本傳祖茂武昌太守之文牴牾益不足辯夫淵明爲晉世賢者其人與詩皆足千古又豈藉長沙之勳業始傳者哉是欲表章淵明而必非淵明之心也今後蕭陶氏世譜云出自晉康樂伯回則與長沙彭澤二支皆系遠派考康樂以後自梁及宋代有達人固無

藉遠引二支以爲門望且茂爲侃子不見于侃傳中夫家之有譜所以信今而傳後也今旣無傳信之書義當在闕疑之例是又亮吉之欲與名宗賢士大夫共商之者矣又况今日之家譜卽他時國史之所憑一失其實則後人何述焉今之序陶氏族譜非僅爲凡爲族譜者舉例兼欲告後之作史者慎無信單詞而失其實也

長流水關神武廟碑記

人有代謝神亦有代謝神代謝者若周之杜主漢之城陽景王漢末蔣子文諸人是也惟忠義之氣塞天地者則歷百世如一日焉神武與唐之張許宋之岳忠武是矣而神武廟尤徧天下己未歲余以罪戍伊犁出嘉峪關抵惠遠城東西六千餘里所過鎮堡城戍人戶衆者多僅百家少則十家六七家不等然必有廟廟必祀神武廟兩壁必繪二神一署曰平神武子也見裴松之注所引蜀記一署曰周倉則宋以前悉無可考僅見于元人所作演義神其說者或云近世山

西人掘地得周墓有石碣焉亦附會不足信吾鄉有里儒撰神武世
繫據吳志魯肅傳云爭荊州日坐有一人云云遂定爲周倉夫陳壽
固未嘗標姓名則百世下何由知之此真里儒之見矣余前奉使貴
州過鎮寧州關索嶺嶺有廟香火極盛土人及方志皆云神武子也
正與周倉事相類並不足信神本謚壯繆本朝定謚神武余蒙
恩赦回過長流水值里人欲新神廟乞爲記其壁如左云
法式善祭酒存素詩序

一代之興必有碩德偉望起於輦轂之下官侍從歷陟通顯周知國
家掌故詩文外復能著書滿家以潤飾鴻業歌詠太平如唐杜岐公
佑明李少師東陽者庶幾其人焉少師雖家茶陵然其先世卽以戍
籍居京師與生輦轂下無異也若余所見則今之國子祭酒法時帆
先生殆其人矣先生二十外卽通籍官翰林回翔禁近者及三十年
作爲詩文三館士皆競錄之以爲楷式先生又愛才如命見善若不

及所居淨明湖外距黃瓦牆僅數武賓客過從外卽鍵戶著書所撰清祕述聞槐廳載筆等數十卷詳悉 本朝故事該博審諦人有疑輒咨先生先生必條分縷晰答之不以貴賤殊不以識不識異也先生性極平易而所爲詩則清峭刻削幽微宕往無一語旁沿前人及描摩名家大家諸氣習校懷麓堂集似又可別立一幟不多讓也余爲詞館後進承先生不棄前後倡酬者五年今余以弟喪乞假歸先生曰君知我最深序非君不可余因曰先生之所居李西厓之舊宅也先生采擇之博論斷之精杜君卿之能事也然則他日撰述益多位望益通顯本學識以見諸施行者視二公又豈多讓詩文特其餘事耳余行急請卽錄是言以爲序

釋髦

髦見于詩柏舟者曰髦彼兩髦見于禮記內則者曰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縱笄總拂髦鄭康成注云拂髦振去塵著之髦用髮爲

之象幼時髻其見儀禮既夕者曰主人說髦鄭注云今文說皆作稅
兒生三月剪髮爲髻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長大猶爲飾謂之髦
所以順父母幼小之心至此尸柩不見喪無飾可以去之其見于禮
記喪大記者亦同孔穎達正義云髦幼時翦髮爲之至年長則垂著
兩邊明人子事親恆有孺子之義也若父死說左髦母死說右髦二
親並死則並說之玉藻云親沒不髦是也髦之形象則鄭康成及孔
穎達賈公彥皆云未聞今攷其制人子幼時髦蓋翦髮爲之今之幼
童髮覆及額是也及長大則或編髮爲髦以象幼時之狀鄭注及陸
德明釋文可證矣鄭云髦者用髮爲之象幼時髻陸云子生三月翦
髮爲髻長大作髦以象之是也其制當如婦人之假髻今吳俗并有
不用髮或結絲爲之以覆小兒之首前垂至眉際後垂過腦于其上
設二角俗名曰髻髦又譌曰多梳亦有祇結半邊者或卽古人垂左
垂右之別其形狀當卽古之髦也孔鮒小爾疋亦以弁髦爲太古之

冠杜預左傳注云童子垂髦按弁與髦雖二物皆可以覆首杜注似合爲一亦非髦知非盡真髮者蓋一則曰飾二則曰象又曰用則非天然所有可知況髦而曰說說又作稅皆爲說除之義與左傳襄公二十八年稅服而入內宮孟子不說冕而行一例毛詩禮記正義又云若父母有先死者于死三日說之服闋又著之是明其可說可著非真髮明矣然雖非真髮古人亦必以髮爲之說文髥髮至眉从髥殺聲引詩統彼兩髥是也蓋髦本作髥又作髥義並同釋文髦冒也覆冒頭頸也則翦髮編髮義並可通詩之干旄秦之有髦頭虎賁漢之有髥令皆注髦于首又皆取覆冒之義其形象蓋皆倣髦爲之也爾疋髦選也髦俊也皆因文生義非髦字本訓郭璞注士中之俊如毛中之髦說亦可通

後魏書音義敘

十三經皆有唐陸氏釋文宋賈氏音辯以迄歷朝所著音釋義訓及

古音古字補音補義等無慮數十種獨史則不然惟史記有集解正義索隱三家前漢書有十三家音義三國志有裴松之補注後漢書續漢書有劉昭李賢等注晉書有何超音義此外若新唐書董衝釋音既不載所引書名五代史徐無黨注又寥寥無幾更非何超等可比矣嘗以爲隋唐以來之史得失參半且卷帙浩繁爲音義者尙可緩獨沈約宋書魏收後魏書成於一手文既奧衍義例亦嚴尤不可無音義中歲以後補三國東晉疆域志等竣卽思爲之顧服官於朝凡三館纂述皆預名其中未暇及此也旣又以罪戍邊垂雖不久赦還而精力漸短不耐煩瑣今春以事過宣城值同年生凌君廷堪以名儒教授此地坐次出近所撰魏書音義四卷見示余受而讀之而以爲實獲我心也顧此書音義亦有數難一則代北複姓及命名等類字或半出六書一則地形志真君以後所改西北諸郡縣各義例亦難概悉一則釋老等志俗字極多又多引浮屠氏等書非精通彼

教者不足紬繹其義君則經史之外於道釋二藏本所素諳凡諸訓義證以中經參之內典又自方言說文釋名廣雅以降凡訓詁之在唐以前者無不旁搜畢采偏旁字畫之正俗亦一一抉摘其原蓋數閱寒暑乃成且能以其暇爲伯起辨誣洵屬史家所不可少之書矣夫唐沙門元應等注一切經音義既半引儒家而君注此書又旁資二氏又可謂不拘一法及無礙著書之例者也余雖衰陋然宋書音義亦粗有類例他日當付兒子飴孫足成之或可附君此書以傳耳

西圃記

西圃者余所居西偏隙地歲戊午自京師乞假歸以廳事隘因卽其地構屋三椽隨牖之南北而六之前疏爲小池環以峭石牖之北則列竹焉今澹香斜月西堂是也未落成卽入都又遠戍絕域往反者二年旣歸杜門省愆不更遠出鄰有廢圃友人復爲購得之距堂北僅數武遂築樓三楹樓之後架平臺以眺東北隅巽宮樓玉梅橋及

楊園陸園諸勝名臺曰曙華名樓曰卷施閣名樓以下曰紅豆山房樓前皆疊石爲小山石徑曲折時古梅及紅豆金粟青桐紫微共十數株春秋二時可慰岑宗左有廊通西堂發曙卽乾鵲噪其上遂名乾鵲廊迤西南得平屋二層因其舊而新之名其北曰更生齋齋有後楹列架藏所著地理書木刻于內名曰墨雲軒墨雲軒之右複道以通于南亦二楹名收帆港蓋于驚濤駭浪中得歸藏息于此是名也嗟乎人生不過更蜡臘數十此數十蜡臘中所居又已三徙卽云定居此矣而衣食犇走去十之五仕宦又去其二戍所往來去其一則得居此者亦暫耳然惟其暫益不可不記況屋無定主吾子孫不能有則他人居之他人居之亦不可不知本末爰書以揭于壁俾後之居此者得以覽焉

敕封承德郎翰林院待詔加三級徐君妻吳安人墓志銘

余以壬戌十二月道出黎里始識翰林院待詔徐君達源并聞其哲

配吳安人之賢復素嗜吟詠所著有寫韻樓詩若干卷恩猝別去未暇授讀也今年三月余授徒徽寧兩府界之簪嶺地居萬山中忽見有冒雨至者則徐君僕也發君書始知吳安人已于又二月二十三日謝世瀕危屬徐君轉乞余志墓之文徐君諾之乃瞑烏乎余與徐君交僅半年何兩人者前後悼亡若出一轍耶按狀安人姓吳氏名瓊仙字子佩一字珊珊吳江平望鎮人也年二十始歸徐君性婉淑能得翁姑歡翁卒哭泣盡禮所以事兩姑者益謹徐君耽讀書不甚問家人生產凡會計出納皆安人主之規畫井井暇輒助徐君校書或分韻至漏三下乃息顧體弱善病又疊遭父母憂益衰毀骨立今年春忽患痢不止竟以是疾卒年甫二十六病方劇適余與徐君書并所贈詩安人尙令兩婢扶起讀竟乃臥其性嗜翰墨如此余嘗謂女子不可有才才過人則不寡必夭折否則或遭危險困阨有非可以常理論者漢徐淑晉謝道韞唐封綯等十數人特其較著者耳余

並世所見亦已五六人今安人得歸徐君相莊者幾二十年徐君負時名膺清秩中間惟官京師半年與安人別耳餘則皆彈琴賦詩焚香讀畫之日也卽此半年中從郵筒寄安人詩前後至二十餘首伉儷可云篤矣安人年縱未四十然子若女已林立蘭茁桂挺其長者讀書已有聲則安人不可謂夭居江南浙江之間東鶯脰西虎阜山水清絕時奉太夫人出遊則境不可爲困徐君家有桑三百株粟田五六頃安人經理之歲入常有餘則家不可謂貧倡隨得徐君不可謂非嘉耦性又聰穎詩文外繪事無不工暇卽發揮煙雲摩寫花鳥十餘年中得寫韻樓詩至數百首不可謂非奇福然則安人雖未永年亦可以自慰于地下矣若徐君則又何悲焉余妻蔣宜人亦以客冬謝世雖齒長于安人二十年然早困米鹽中更憂患末又苦疾病處境無安人之逸也安人子三長晉鎔年十二次晉錫年七歲次晉銘年三歲女三人徐君將以此年四月十六日厝安人于南胃阡其

走千里乞銘于余者安人之志也銘曰

恆娥抱魄天姬織絲女子有才非云福之楚蒙悼亡茅苴傷病女子有才兼妨乎命禽魚花鳥畫奪化工煙雲月露思與天通三絕是嬾百憂亦攻蘭芳而鉏苗秀而握凡似此者均不白髮斷炊寒食云以寄哀續命上巳魂兮倘來三層之臺百尺之榭定有吟聲出乎良夜

崔上舍金南覆車懸鑑引

天地之氣薄而後有豆疹蓋自唐末後五代始唐以前無有犯豆疹而麻者各醫著書亦未有詳及豆疹者蓋天地之氣薄而人之嗜欲益煩五齊六和皆醞釀雨露日月之精華以成氣薄者不能勝也于是一人之身先天後天皆預儲其病以待時而後發有不發者特千中之一百中之一耳近世又有種豆之法皆病未萌而先以藥劫之往往至于破敗決裂余嘗譬之其病自至而死者令終者也其病未至而矯揉造作以猝至于死者無異于兵殺者也然則爲父者卽愛

其子爲祖者卽愛其孫不妨時其飲食寒暖以待其氣機之自發何必矯揉造作使可以死可以不死者之必至于死且必至于速死乎太平崔君金南患其里俗信種豆之說懼其害者不一爰爲覆車懸鑑一書條列其利害于前洵可云救時之苦心保赤之要術矣以其立論多有與余合者爰爲之弁其首云

跋新修廬州府志後一寄張太守祥雲

一方之志沿革最要漢廬江郡無江以南地其證有五漢書地理志廬江郡故淮南明建郡在淮以南非江以南一也廬江郡所統之縣至十二無一在江以南者人或以尋陽縣爲疑不知尋陽舊縣本在江北晉南渡後溫嶠始移至江以南是以地理志尋陽縣下原注云禹貢九江在南二也試以沿江州縣計之今自池州府東流縣以上爲漢豫章郡彭澤縣地又上爲漢柴桑縣地東流以下今貴池銅陵諸縣爲漢丹楊郡石城陵陽二縣地又下爲蕪湖縣地并無隙壤可

以建置廬江郡三也新志所依據以爲廬江郡在江南者僅因漢書淮南衡山濟北王傳廬江王以邊越數使使相交徙爲衡山王王江北以爲徙王江北則郡必舊在江南故依此立說除此則別無明證也不知廬江九江之地秦漢以來皆稱爲江西蓋大江自今安慶府以下勢皆斜北而東故江至此又有東西之名史記項羽本紀江西皆反揚子法言亦云楚分江西爲三國三國志魏武帝紀進軍屯江西郝溪吳主傳民轉相驚自廬江九江蘄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孫瑜傳賓客諸將多江西人晉書武帝紀安東將軍王渾出江西元帝紀時戴淵在江西時淵以司州刺史鎮合肥晉書地理志以廬江九江自合肥以北至壽春皆謂之江西郝鑿傳拜安東將軍兗州刺史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鎮合肥是古無以廬江諸郡爲江北者廬江王徙王衡山正自江西而徙江北蓋衡山王舊都邾見史記項羽本紀邾卽今湖北黃州府黃岡縣漢故城卽在縣城西

北一百二十里正在大江以北四也晉書陶侃傳侃在武昌議者以江北有邾城卽其證若漢書地理志言廬江出陵陽縣東南北入江卽山海經海內東經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郭璞注彭澤西水經廬江水出三天子都北過彭澤西北入于江此彭澤卽地理志宛陵縣下之彭澤聚非豫章郡之彭澤縣也水經注傳寫衍一縣字耳何以見之彭澤縣在漢陵陽縣西南幾四百里如果至彭澤縣入江則當云西南斷不可言西北言西北者水本從蕪湖界入江于陵陽正西北也三天子都在陵陽東南或言陵陽或言三天子都其實則一廬江郡本兼山水以名廬山旣界江之中廬水又自南而北正當廬江郡東境爰取以名郡五也今新志于首篇沿革下言漢初爲淮南國統四郡兼有江南又云漢時廬江郡江南之地不知于何時割去數語似未審諦爰書此以質之

跋新修廬州府志後二

又閱新志山川下云廬江有冶父山云卽左傳桓公十三年楚羣師所囚之地巢縣東三十里有梅山云卽左傳襄公十八年右回梅山所在又古蹟下府城同食館云卽左傳文公十六年自廬以往振廩同食之處以迄無爲州之有漢陰陵故城廬江縣之有何晏等墓此皆誤自昔人者也漢書地理志汝南郡有慎縣故城在今潁州潁上縣西北至合肥之有慎係東晉僑立今以爲東晉分遂道縣置又慎縣宋紹興三十二年避諱改爲梁是宋之梁卽晉之慎今列作二處是又今日之未及訂正者也其尙有漏略者如巢縣西北有橐皋故城又有僑蘄縣故城之類是矣又有古今方名可以類推者漢縣類皆以山水得名今無爲州北境有襄河與全椒縣界則漢襄安之名蓋取襄水安流之義可知地理志廬江出陵陽東南北入江而丹陽郡下又引桑欽言淮水出陵陽東南北入大江所出同所入同是淮水卽廬江水又淮水下流名魯港又名魯明江至繁昌縣境入江廬

魯音同魯港當卽廬江音之轉是千餘年來地理家所不能悉者今以源流道里驗之歷歷不爽旣足破昔人之疑又可以補今志之缺想足下亦必助我稱快也再攷新唐書及十國春秋唐文德元年楊行密遣廬州將孫瑞攻趙鏐于宣州鏐將屯褐山斷行密糧道瑞因築五堰于魯港塞通江之水又可知淮水出江卽抵廬江郡境道本徑便故漢初取此水以名郡耳

明周恭節公文集序

文章之傳以其工也乃有無意求工亦不必求工而其傳卽極天下之工者亦遠不若焉則豈非文章之外又別有維繫于人者在乎有明嘉靖中以文章名者王元美李于鱗歸震川唐應德等不下十數人可云刻意求工矣然而八編四部以及震川類稿白雪樓集等人或閱而置之其愛憎又或隨風氣轉移焉獨至楊兵部椒山集沈錦衣青霞集雖寥寥一編而人之尸祝之俎豆之者無知愚賢不肖之

異也則其故又何哉太平周恭節公之集亦猶是而已矣公得罪與楊沈二公同在請室歷五年所稍幸者僅僅不死耳然當其伸紙握管叩心泣血又豈有死不死在其胸中耶又豈知死之在他人而不死者或在一己耶蓋其激發于忠義者非一朝一夕之故而其洞燭于古今成敗興衰利害得失者亦豈小儒淺學之所能讀公之文亦可以得其概矣余嘗數至太平訪黃山三十六峯卽山海經水經所云三天子都也又嘗尋陵陽江之源卽桑欽所云淮水班固所云清水其下流卽李吉甫等所云青弋江也山水之奇如此意其鍾靈毓秀必有大異于他處者顧太平自唐天寶四載分縣以後其能挺名臣之節著循吏之聲者實惟公一人與天都青弋競勝焉則魁士畸人之在世又豈易覲乎公裔孫先登從余遊曾導謁公遺祠祠正在山水間松柏林立百載後尙有生氣偉矣哉洵足與天都青弋共著不朽矣余昔在京師暨過保定亦曾謁楊沈二公祠其傾慕禮謁與

拜公祠無異也既退而讀公之集有不能已于言者爰書之以爲序
誥授朝議大夫山東濟南府知府改補京員徐君家傳

君諱大榕字向之一字惕菴先世由江陰馬鎮遷武進呂市橋遂世
爲武進人五世祖夔州府通判東旭以次子元珙貴贈都察院左副
都御史高祖龍游縣知縣元璞曾祖縣學生允容祖國子生材父瓚
乾隆癸酉舉人四川新繁縣知縣乾隆三十八年大兵勦金川酋將
軍溫福于木果木營失事瓚拒賊不屈死贈兵備道兩世皆贈如其
官君兵備君長子也性開敏自幼時讀書卽曉大義受業同里檢討
李君英之門盡傳其學稍長補博士弟子兩應省試不售遂入都以
辛卯舉順天鄉試壬辰成進士分部以主事用尋補戶部浙江司主
事明年以父難奔喪歸服闋擢本部員外尋轉郎中其間隨原任大
學士三品銜李公侍堯至湖北審辦事件君條分縷晰務得實情以
是知名京察一等選授山東萊州府知府萊州邊海俗刁悍難理及

君蒞任民情翕然未幾以州民張子布事落職繫獄子布性闖冗娶羅女爲婦子布外出婦弟有良將姊轉鬻他所子布歸詢婦所在子良無以對遂相與毆詈有良強毆子布斃時有良母在側有良恐母漏其事因并毆斃母有頃子布復蘇有良遂以母死誣子布知州事郭某卽據原報申轉君廉知情實駁令改正郭某堅執不從一方大吏爲郭所蔽反以失出罪君立奏削君職繫濟南府獄事且不測君割案牘尾作訴狀令所親赴刑部控告有 旨令尙書胡公季堂

侍郎吉慶公赴平度讞其獄讞日忽非時雷電大震一府官吏失色有良不待刑詢卽將弑母狀盡情供吐事乃大白卽日復原官旋調泰安府知府尋又有泰安縣民張承宣夫婦一案承宣爲張培嗣子素不爲父母所喜培與妻朱氏及張成文等共商將承宣夫婦勒死移屍一里外菜園內以自縊報縣又誣縣學生薛枝與承宣婦姦爲培夫婦猝遇遂羞愧自盡君細核情節不符移獄府中親讞之逾月

始得其實縣亦堅執原讞不從別請委官檢驗迨發棺日傷痕與君所指一一不爽乃抵張培等罪君在山左屢平大獄益有聲遂調濟南凡諸府有疑案必委君覆訊無不得其情而止君見地明決又善揣度情理遇疑難事他人血膚不能決者其真偽曲折君輒以談笑誘勸得之平反凡數十起傳者以爲神明同官屬吏亦自以爲遠不及也任首府遇事無所讓又素慤直屢以事與大府爭執大府雖以計典薦君心勿善也及君入覲純皇帝尙憶君平度州事卽命記名遷有日矣大府忽撫君他事鐫君數級迨事白得開復君遂以母老呈請改京職得旨以部員補用尋卽乞假歸養逾年母楊

太恭人始卒君居喪盡禮服闋未及赴補今歲春夏忽患瘡疾至冬病益劇遂以十一月十九日卒于里第年五十有七君居家孝友坦懷無城府與人交不擇流品人皆樂其平易然素持繩檢者亦以是少君尤工書生平作詩至數千首類皆直寫胸臆不拘拘古人格律

至其歷落可喜處一如君之爲人今所存百二十硯齋集是也平時
達觀過人里居日常賃地一廛卽料量竹石位置亭館然賃券實不
過二十年人或泥君君笑曰吾以寄興耳二十年後豈復有所謂徐
大榕哉余嘗舉以告人曰若徐君此言則士大夫之求田問舍規規
爲身後計者可不必矣君娶于姜封恭人子三維馨國子生早卒維
賢世襲雲騎尉仍準生員應試維翰年甫二歲女二長適陸某次字
歛縣程氏尙幼余與君同歲甫出塾卽訂交自居里中及京邸君處
事或失當未嘗不規君君不以爲忤也今其遺孤以家傳爲請爰不
辭而爲條係如左烏乎余自成童日里中之友與余同歲者至十數
人十年來相繼殂謝惟余與君在耳今君又卒而余復悼亡日近濡
筆述君不自知其涕之何從也

禮社薛氏宗譜序

黃帝二十五子一任姓其先奚仲居薛爲夏車正禹就其地封之于

漢爲魯國薛縣今爲山東兗州府滕縣地縣東南六十里尙有奚仲山李吉甫云奚仲造車于此是以名也薛之先最顯者于商爲仲虺祖己于周爲文王外家武王克商復封于薛春秋時薛伯是矣于漢爲御史大夫廣德于魏爲鎮東將軍安都于唐則曰訥曰稷曰超皆爲宰相曰仁貴曰嵩曰平或爲大總管或爲節度使並見新唐書世系表而其支分派別者則又有南祖北祖西祖分地徙居者則又有河東新蔡沛國高平此薛氏唐以前之大略也然以余攷之周秦以來以薛爲氏者亦不盡皆任姓之裔戰國時齊田氏封于薛再傳爲孟嘗君後子孫亦以薛爲姓又字書無薩字攷菩薩二字皆以草受名說文云薛艸也唐釋玄應一切經音義云菩薩本作扶薛宋張有復古編又云薛別作薩非是今之以薩爲姓者又本皆姓薛或得姓于草或得姓于二氏取扶薛爲義是又與任氏田氏之薛判而爲三矣且卽以吾鄉論有義興之薛有江陰之薛有無錫陽湖分界五牧

之薛姓雖同而宗派別亦不可強而同也今禮社之薛實由江陰而分自宋以前世次雖缺略無攷而元明以來則條分縷晰昭穆秩如謂非名宗之多賢士大夫而能若是乎夫略其所疑而詳其所信作譜之法與著史同今之序薛氏之譜不敢定其爲出于何姓與析于何房蓋其慎也卽所以爲禮社之薛傳信也時嘉慶八年歲在癸亥秋孟

更生齋文甲集卷第三

更生齋文甲集卷第四

陽湖洪亮吉著

書文成公阿桂遺事

文成公阿桂滿洲正白旗人其勳簿官閩生卒歲月具載國史茲特錄遺事數則方公之爲定西將軍勦金川會索諾木也已百戰抵其巢索諾木震懾業約別日盡室出降其木城木柵悉已毀撤是日晚參贊以下謁公曰事機叵測今日必生縛索諾木致帳下方可安枕公不答亦不待語竟已入帳中臥諸將弁待命不敢退而公已鼻聲如雷徹帳外矣諸人者旁皇達旦甫日出索諾木已自縛率諸酋跪帳外公次第以屬吏因進參贊以下告曰諸君昨日之語蓋懼索諾木他竄或畏罪先死耳我已據阨要竄將何之渠若能死又豈待今日哉吾故以爲不若高臥待旦日當自來也諸將弁諾諾皆曰非某等所及又木果木失事後公代統大軍一日日欲睽公忽率十數騎

升高阜覘賊屯扎處不知阜數折已逼賊砦賊望見卽率獷騎數百環西南阜馳上公顧從騎曰下馬復曰解衣衣不足復曰解裏衣解畢曰衣悉寸寸裂急分走高阜雜挂林木上挂畢曰無衣者悉束帶曰上馬曰向阜南緩轡下適賊騎已馳至距向所立阜僅二十步時暝色已上忽見岡缺處旗幟飄忽絡繹不絕疑援騎從山後至勒馬不遽進方遣騎四出覘伺而公已率從騎回大營矣公曰此兵機也不爾則賊馬十倍于我寧得脫耶前一事余值 內廷曰 成親王爲言之後一事在 文淵閣石經館公自言之

純皇帝末年和珅橫甚公業知不能制凡朝夕同入直必離立十數步外和珅知公意故就公語公亦泛答之然卒未嘗移立一步公嘗病臥直廬吾友軍機章京管君世銘入省之公素所厚也忽呼語曰我年八十可死位將相 恩遇無比可死子若孫皆已佐部務無所不足可死忍死以待者實欲俟

皇上親政犬馬之意得一上達如是死乃不恨然竟不果余登第日公爲讀卷官擬第一進呈余素不習書公獨賞之嘗謂吾友刑部郎孫君星衍曰人皆以洪編修試策該博不知字亦過人余首拔之者取其無一毫館閣體耳

書劉文正遺事

劉文正公名統勳山東諸城人其行事在 國史生卒年月在家乘不更述述其遺事數則信而有徵者乾隆二十六年河決開封楊橋公以大學士奉 命臨視決口久不得塞一日日昃公張秋氈笠御大繭袍微行出公廨至決河口見數十步外稽料山積牛馬雜遝繫車轅下人則或立或坐或臥復起皆戚戚聚語甚有泣者公訝之招老成者問故則並云來已數日遠或四五百里二三百里不等一車或四牛或三兩牛或雜羸馬一日口食及牛馬麩草至減得銀兩許日久費無所出復不知何日得返是以懼且泣耳曰何不交官則

雜曰此岸稽料某縣丞主之每車索使費賒衆無以應故也公怒甚
回解卽諭傳巡撫恭請 王命并縛某縣丞限時刻至決口諭一出
河堤使者亦失色夜將半巡撫倉皇縛某縣丞來踞轅外公怒甚出
坐堂皇受巡撫禮謁因大聲曰口一日不塞則 聖心一日不安
河南北萬姓亦一日不寧塞口所恃者稽料今稽料山積某縣丞以
勒索不遂稽留要工罪死不赦今先斬若徐專摺參撫司道耳巡撫
股栗叩首堂皇下不止天且曙不解同公出使滿尙書某起爲緩頰
久乃釋卽命禡縣丞職枷示決口甫半日南北岸稽料車無一在者
又二日而決口塞公臨事剛斷不假借若此猶憶乾隆四十二年睢
州河亦決時余客河南以事數至河上見老柳下一蒼白叟歎咤不
止旁繫兩牛一車叟滎澤人距決口三百里外問其故曰十日前以
兩牛一車駝稽料抵工所某主簿監收索重費不得遂痛抑稽料斤
兩云止九十七斤余不敢爭也叟故詼諧因指二牛曰豢養若數年

日食料數升稽數束不意恇弱至此駝不及百斤也蓋河員之肆橫
藐法至此而重臣視河及河隄使者又類皆養威重不輕出一任其
慘肆荼毒及糜費 國帑以爲固然甚或借以漁利老人年七八十
者述文正視河時事爲余泣也公屢奉使遠出所挈祇二奴用驛馬
不過六七匹抵行館即使二奴居後廨公處其前臥亦如之公食畢
呼二奴食奴退徹者乃入不使見一人有所需則州縣之承應者傳
以出入焉乾隆中葉後親信重臣出使無有逾公者然究未嘗于令
甲外有所加也厥後奉使者不然空驛馬不足給之遂有役民羸民
馬者矣有數州縣津貼一縣者矣有跼規有門包有鈔牌過站禮州
縣官惴惴惕息謹厚者費以千計稍厲威嚴及侈輿馬廚傳者以萬
計以數萬計矣大率一方倉庫虧缺多由驛站驛站糜費多由重臣
出使州縣官窘急無計則大吏爲調劑法以救目前于是調腹內州
縣疊處衝途又告乏則又調員不十年而州縣倉庫無有不虧缺者

矣使皆如公挈二奴用馬六七又事事不過令甲則民生吏治困壞
豈至此哉方金川之用兵每 召對公屢主撤兵議

純皇帝領之然不遽撤也一日

純皇帝在熱河公留京辦事兼 上書房總師傅上行走天暑甚公

適在 三天中檢視諸 皇子日課忽 廷寄至令公一日半馳詣

熱河公至澄懷園索肩輿卽行馳到日已過午卽時 召對曰昨

軍報至木果木僨事温福已陣亡朕煩懣主意不定用兵乎撤兵乎

公卽對曰日前兵可撤今則斷不可撤復問曰誰可任公又對曰臣

料阿桂必能竣事乞專任之

純皇帝良久曰汝言是朕意決矣留京事重汝卽日回可也蓋公晚

年

純皇帝眷注益隆信任益篤事或有待公而決者卽此一事可見公
自奉極儉所服朝珠無值十金以上者故綆斷卽棄之不更拾取卒

之日肩輿已詣東華門忽悶而仆額駙福隆安以聞
純皇帝急臨視之及門聞已卒哭而入蓋始終倚畀之厚朝臣無有
過者實公之蓋誠有以致之也公之前爲大學士者高安文端公朱
軾最著立朝大節多人所不能及以采聽未審敢俟異日次則協辦
大學士興縣文定公孫嘉淦大學士海寧文勤公陳世倌文定公每
事必廷諍

純皇帝輒曰汝又以古大臣面目對君矣文勤公每值民間水旱疾
苦必反覆具陳或繼以泣

純皇帝輒霽顏聽之必笑曰汝又來爲百姓哭矣亮吉敬繹二語

純皇帝禮貌大臣及二公之忠蓋抗直均有古君臣所不能及者

國家重熙累洽億萬斯年職是故耳紀文正事因并及之文正前一
事河南人皆能言後一事亮吉在上書房行走得之餘則同里貴

西兵備道趙翼以中書值軍機最久以目所覩者爲亮吉言用敢錄

入焉

書裘文達遺事

裘文達公名曰修江西新建人余入詞館距公卒已二十年不及見也然余所蒙識拔者皆文達所識拔之人時時告語曰裘文達某事某事云爾公賜宅在內城石虎胡同購一軒名好春退直所憇賓客門下士往來者于闈人悉不關白徑入此軒若已退直則公必坐軒左右若待客矣一日值歲小除諸人者咸詣軒與公餞歲忽司闈者至公側耳語公大笑曰戶部堂官歲盡分飯食銀兩亦不可告人耶卽命挈一囊至瀉出之皆庫貯大定兩五十公數坐中客若干令各懷其一曰諸君年事大窘聊以分潤耳數不足復命入取之徧給乃止公食指既廣又賓客常滿坐值窘乏亦時時斷炊一日過午尙未具食坐客有愠者公覘知之卽出語曰諸君他日皆餽天廚頒充食之人豈矜矜于裘某之一餐乎且主人亦尙未食不獨客也客意

乃解

純皇帝眷公時得召見公奏事畢則必言各衙門人材曰某人勤某人幹事某人擅文筆是以公在部及掌院日翰林諸曹司遷轉最速由公推轂勤也時公房師大學士蔣文恪公溥亦極愛士肯爲寒素地有揭薦牘來者悉館門下未嘗拒一人其掌書記者卽公所引入一日公入朝遇文恪公公曰有一孝廉在都候選所學極優師留之乎文恪唯唯公知文恪性闊達賓客多寡皆不甚措意明日遣一僕徑送孝廉入文恪邸第屬僕曰第送詣某書記廳云昨已面語相公相公屬留客耳僕致公命出書記某卽挈孝廉巡歷聽事篤兩廊見屋比櫛悉客館內一室門獨啓遂徑入見榻上亦有臥具遽命僕撤出貯聽事中語孝廉曰君行李至卽安置此但出必須鍵戶慎勿啓也又一要語相屬君雖館此實無一事不妨日出游衍然必須飯畢始出日兩飯亦無邀客者但聞長廊口有高喚者曰飯具矣卽速詣

聽事食遲則不及孝廉遵其約每日飯畢卽鍵戶出遊約計復當飯則又歸歲值五日中秋日及歲盡前數日卽有老僕從三四輩挾巨囊至徧入客館見一臥榻卽置朱提一封標其函曰歲脩爲數五十若旁有臥榻則貯一小封爲數四以犒從者孝廉居文恪邸二年選湖北一縣令始去在邸日未嘗爲一事亦未嘗一面文恪蓋疎節闊目如此然無礙其爲太平宰相也故因文達連類及之自數公以後風氣又變非鑽營竟進之士及以賄交者不開閣款客矣前一事袁布政鑒爲言之後二事皆畢宮保言之宮保自言愛才己不及公十之一二余識公子及孫好春軒者亦曾一詣焉

書李恭勤遺事

李恭勤公名世傑貴州黔西人自少以父官江北鹽場大使遂入貲爲巡檢由巡檢官至四川及江南江西總督內擢兵部尙書加太子太保

純皇帝屢欲以爲大學士有尼之者言公不由科目例不可官內閣乃中止然治行實有絕出流輩者以此欽

純皇帝知人余素不識公歲戊申四月在河南巡撫畢公沅幕府值畢公病亟公適自江南總督調回四川道出開封素厚畢公欲入省之畢公知余與公次子爲同歲生也屬余迂公入坐牀側數語畢公憊甚余遂延公入就近聽事將飯公坐次余頌公江南治績公蹙額曰子過矣余爲江南總督非所長爲四川總督庶可耳請其故則曰兩江地大事劇主持者非一人三巡撫一漕督一河督兩織造一漕使巡漕權關復在外動皆可具摺上達以一人居十數大吏中遷就不可徑情直行又不可余故不能爲也四川不然舉十一府九廳九直隸州與諸邊內外事皆一人專之事權不分號令畫一故可爲也余又請其故公曰飯未至姑爲子述一二事可乎余唯唯曰四川自兩金川用兵以來又承制府福康安後徵調賦斂無藝倉與庫皆若

洗譬若中落之家非有一人率先蚤夜操作減省衣食哀聚絲粟則元氣不復余既與司道以下設厲禁凡府州縣無事不得入成都卽以公事來者不得過日限不得畜音樂侈讌會不得飾輿馬衣服朝珠之香楠犀碧蟒服之刻絲顧繡者皆有禁余官總督數年未嘗讌一客成都將軍者新蒞任不爲置酒則太愒置則破例乘其家口抵任日饋一豕豚一燒羊使標下守備婉告曰本欲屈入署適聞眷屬至謹以此佐家讌屬吏自布政司以下亦未始爲具一飯惟屆歲除則先飭子婦及婢媪爲鐸鑼至十數斛歲首五鼓朝賀畢布政司以下皆集轅門督撫制嚴重屬吏至恐不卽見自正印以上解左右皆有官廳余因遣巡捕官遞告曰汝曹爲朝廷出力久行且遷擢今總督爲汝發兆也遂令佐雜官坐州縣官廳以次上令府廳坐司道官廳皆食以鐸鑼余則出延司道至署共食食畢出堂皇先受司道謁賀卽令府廳州縣等遞謁司道府廳禮畢告曰元日俗例上司同官

雖不接見亦必肩輿到門道有遠近必日昃始歸徒苦慊從無益也
況若曹亦有父母妻子歲首例得給假諸君何不早歸令若曹亦放
假半日乎皆應曰諾于是元日虛文往來俗例始革迨調任江南日
倉庫缺額者漸已填補布政司王站住力亦居多焉公尙欲語而飯
適至遂飽餐去後六年余奉 命視學貴州嘗道黔西公先以病
告歸足疾不得行然入州境後見書院學舍義田義冢等無不井井
李氏先隴封樹亦倍修整詢之皆公歸里後一一所繕造也未抵城
數步公令兩僕扶掖出迓于道左余急下輿揖曰何敢勞公公笑曰
非迎學使迎不徇情面之賢者耳余遜謝別去試竣復過公留話半
日時公相福康安由四川調督雲貴將入境語次公頻蹙曰聞近日
辦督撫行館竟有以顧繡貼地者侈風一啓他日伊于胡底耶因歎
息執手別未幾公亦謝世矣書此以爲官大吏者勸

書朱學士遺事

朱學士名筠大興人以乾隆辛卯視學安徽延余及亡友黃君景仁襄校文役先生學不名一家尤喜以六經訓詁督課士子余與黃君亦從受業焉時先生請于 朝乞刊三字石經并求校明永樂大典由是特開四庫全書館搜采遺佚校正缺譌凡宋元以來所亡之書于永樂大典編韻中輯出者亦不下數十百種實皆自先生發之也先生以讀書必先識字病士子不習音訓購得汲古閣許氏說文初印本延高郵王孝廉念孫等校正刊行孝廉爲戴吉士震高弟精于小學者也工竣令各府士子入錢市之先生性寬仁不能御下校官輩又借此抑勒并于定值外需索以是不無怨聲然許氏之學由此大行先生去任後二十年中安徽八府有能通聲音訓詁及講求經史實學者類皆先生視學時所拔擢夫學政之能舉其職者不過三年以內士子率教及文風不變而已而先生之課士其效乃見于十年二十年以後若此先生每試一府畢必進多士教之值發放日辦

色卽坐堂皇日不足或然巨燭畢事蓋先生本口吃諸生自一等至三等十名以上加以歲科兩試新進者不下數百人必一一呼至案前舉卷中得失利鈍詳悉告語又視其質之所近復教以讀何經習何義訓其初坐堂皇也轅門奏樂畢重門洞開學校各官巡捕官以及唱名抱案書吏各色雜役無不依次入肅立左右久之倦又久之飢遂稍稍散去日昃後惟學使及唱名者二人諸生執卷以聽者三四人餘則窺學使仁且不較細故去已無可蹤跡矣一日始過午學使與諸生方講藝忽有戴笠策杖據案旁箕踞聽者學使回顧愕眙曰汝何人何自至此曰余貿易者過署外值重門洞開無一人故聊入散步耳語竟復曳杖去聞者無不傳以爲笑課士日亦必終日坐堂皇令一童子饋食食竟童子卽飛步去所與談者惟監試校官耳一日語校官曰昨作一詩饒有古意諸君幸正之因頻呼童子不應笑曰童僕不可恃如此余獨不能入取之耶其簡率皆此類其降調

入都也亦爲門下士大興徐瀚所誤瀚卽司刊說文者蓄厚資後以
飲博蕩盡先生仍錄入門下衣食之卒不念前事云

書畢宮保遺事

畢宮保名沅鎮洋人以湖廣總督辦理湖南紅苗復接辦湖北教匪
往返籌餉及銷核軍需各項嘉慶二年六月以勞卒于辰州軍營有

旨加太子太保

諭祭葬其遺孤乞錢詹事大昕王侍郎祖

立傳及墓道碑本末悉具今特錄遺事數則得之翰林同官及公所
自言與余所親見者公生平之學其得力處在能事事讓人然公遭
際實亦半由此乾隆庚辰公會試未揭曉前一日公與同年諸君重
光童君鳳三皆以中書值軍機諸當西苑夜直日未昃諸忽語公曰
今夕須湘衡代直公問故則曰余輩尙善書尙獲雋可望前列須回
寓偃息并候榜發耳湘衡書法中下卽中式詎有一甲望耶湘衡者
公字也語竟二人者徑出不顧公不得已爲代直日晡忽陝甘總督

黃廷桂奏摺發下則言新疆屯田事宜公無事熟讀之時新疆甫開上方欲興屯田及殿試發策試新貢士卽及之公經學屯田二策條對獨詳核遂由擬進第四人改第一諸君次之童君各第十一蓋是年讀卷官秦尙書蕙田奏殿試佳卷獨多故進呈有十二本非故事也在翰林六載以久次充補日講起居注官值上耕籍田講官惟籍田侍班與御座最近先是勵編修守謙侍班日行立敬斜特旨申飭是日復應勵侍班勵窘甚知講官中惟公易制先一夕走公寓曰明日必須君代我我業語君卽歸閉戶臥倘誤不任咎也公亦不得已代之却日

上三推畢回坐 御幄中諸大臣依次出耕籍田在

上前者僅講官四員耳

上忽語曰布穀戴勝一耶二耶公立班在前卽出奏曰布穀卽戴勝上是之因詢甲第又知爲第一人因 諭曰汝能詩乎對曰翰林

職也

上喜卽以戴勝降于桑命題公頃刻成五言八韻詩呈進
上稱善遂有意嚮用矣及己官巡撫復值

上耕籍田語諸大臣曰朕于此曾拔擢一人蓋指公也公性寬平官
陝西久諸細事或弛廢適

上命原任大學士李公侍堯以三品銜署理陝甘總督駐西安久不
去意欲翻駁數案及鈎考諸屬吏公以李故相也不敢與鈎禮每日
平明卽撤儀從上謁到皆在司道前李知公之敬己也厲威嚴不得
發留數日意不懌馳去于是諸惕息者始安嗣李以重罪逮入都公
送之獨遠復執手流涕乃別李在刑部獄語人曰一路來愛我者惟
畢公耳公之處同官友朋類皆若此然人不能學也公愛士尤篤聞
有一藝長必馳幣聘請惟恐其不來來則厚資給之余與孫兵備星
衍留幕府最久皆擢第後始散去孫君見幕府事不如意者喜慢罵

人一署中疾之若讐嚴侍讀長明等輒爲公揭逐之末言如有留孫某者衆卽捲堂大散公見之不悅曰我所延客諸人能逐之耶必不欲與共處則亦有法因別構一室處孫館穀倍豐于前諸人益不平亦無如何也公軍旅非所長又易爲屬吏欺蔽卒以是被累身後田產資畜皆沒入官云

書杭檢討遺事

杭檢討名世駿錢唐人少舉于鄉乾隆元年以鴻博科官翰林院檢討先生性伉爽能面責人過同官皆嚴憚之乾隆中葉

上思得直言及通達治體者特設陽城馬周科試翰林等官先生預焉日未中已得數千言語過戇直末又言滿洲人官督撫者過多觸純皇帝怒抵其卷于地者再已復取視之時先生試畢意得甚方趨同官寓邸食忽內傳片紙出言罪且不測同官恐促先生急歸先生笑曰卽罪當伏法有都市在必不污君一片地也何恐尋得 旨

放歸先生家故不豐以授徒自給主揚州安定書院者幾十年以實學課士子暇卽閉戶著書不預外事又疎懶甚或頻月不衣冠性顧嗜錢每館俸所入必選官板之大者以索貫之積牀下或至尺許其么麼破碎及私鑄者方以市物兩手非墨污卽銅綠盈寸然先生雖若有錢癖嘗見一商人獲罪齏使非先生莫能解夜半走先生所乞救并置重金案上先生擲出之不顧最不喜讀邸報里居二十年同歲生或積官至大學士尙書總督先生不知也歲戊子劉文定綸適服闋特旨以吏部尙書協辦大學士內召過揚州訪先生先生見其冠服詫曰汝今何官曰不敢欺參預閣務者已數年矣先生諶之曰汝吳下少年耳亦入閣辦事耶巽堂笑乃別余年未二十省從叔邗溝始識先生先生見所擬樂府及古賦奇賞之留語數日曰汝後必入翰林不可不知掌故因日舉翰林故事十數則告之及余入翰林而先生所言規制已大半不可行蓋不及三十年風氣之變如

此先生一歲必兩歸錢唐歸後無事或攜錢數百與里中少年博左近望僊橋下時吾鄉錢文敏維城視學浙中詞館後進也一日盛夏張蓋往訪先生頭踏過橋下文敏已從輿中望見先生短葛衣持蕉扇與諸少年博正酣文敏卽出輿揖曰前輩在此乎時先生以扇自障業知不可揜卽回面語曰汝已見我耶文敏曰正詣宅謁前輩耳曰吾屋舍甚隘不足容從者文敏固欲前先生固却之始尋道反文敏去諸少年共博者始從橋下出驚問曰汝何人學使見敬若此曰此我衙門中後輩耳遂不告姓名去書至此客適有過訪者見而笑曰不修邊幅與博徒戲若此尙足記耶余曰誠如若言然以視士大夫罷閑後日飭章服出入官廨干預公事並修飾輿馬僕從者以檢討視之不尙勝耶客尋思久之曰是當記是當記

書提督花連布遺事

提督花連布滿洲鑲白旗人以世職歷官貴州南籠鎮總兵余視學

此方始識之公性質直與人交有肝膽自言少時讀書曾習論語左傳襲職後乃輟讀學政例歲試武生童必移文所轄總督乞派副將以下一員監視騎射蓋立法之始恐文臣不諳弓馬故余試南籠所派適公標下參將余按定制正坐演武廳而參將及提調之知府左右坐公聞不悅日晚會讌公所尙愠見于色余笑曰非妄自尊大實向例若此耳況公不讀左氏乎王人敘諸侯之上語未竟公意頓釋後兩人者意氣合遂約爲兄弟時從弟顯吉留太守署中一日見公以公之官稱之公不悅曰吾與若兄交汝何外我耶因拉入署中令妻子出見歲時饋問若骨肉焉歲乙卯公當入覲半道適銅仁紅苗殺官吏反貝子福康安以總督進勦檄留公隨營素稔公勇令結一營當大營前禦賊悉以勦事委公大營日宴會或雜以歌舞公則晝夜巡徼飢不及食倦不及寢苗匪又獸駭豕突或一日數至公竭力堵禦賊已退乃敢告貝子如此百晝夜鬚髮畢白余時報滿將入都

以書別公復書曰事勢至此與君永訣矣他日史館中爲余作佳傳可也時公已擢提督加太子太保後半歲公禦賊山梁上轉戰益奮中巨礮一鳥鎗三旋墮入深澗中詬罵不絕口賊欲鉤出之乃自力轉入巖石下折頸乃死事定諸將弁百計出其屍則顱骨皆寸寸折兼失一臂特旨賜祭葬并建碑墓上余時正派撰進擬文字碑文卽余所擬進也公死事曲折亦彙括爲敘入云

又書二友人遺事

汪中江都人少孤貧事母極孝家無書因日往書肆中繙閱卽十得六七補博士弟子後肄業安定書院每一山長至輒挾經史疑難數事請質或不能對卽大笑出沈編修志祖蔣編修士銓皆爲所窘沈君本年老後數日卽卒人遂以爲中致之共目之曰狂生狂生中議論故抑揚以聳衆聽時僑居揚州程吏部晉芳興化任禮部大椿顧明經九苞皆以讀書該博有盛名中衆中語曰揚州一府通者二人

不通者三人通者高郵王念孫寶應劉台拱與中是也不通者卽指
吏部等適有薦紳里居者因盛服訪中兼乞鍼砭中大言曰汝不在
不通之列其人喜過望中徐曰汝再讀三十年書可以望不通矣中
詼諧皆此類也然不沒人之實有一文一詩之善者亦贊不容口余
弱冠後始識中中頗以有用之學相勗余始愧勵讀書今之有一知
半解未始非中所激成也歲甲午余館揚州權署以貧故兼肄業書
院中一日薄晚偕中至院門外各跨一石狻猊談徐東海所著讀禮
通考得失忽見一商人三品章服者肩輿訪山長甫下輿適院中一
肄業生趨出足恭揖商人曰昨日前日並曾至府中叩謁安否知之
乎商人甚傲微頷之不答也中憤極從石狻猊下潛往拍商人項商
人大驚回顧中大聲曰汝識我乎商人逡巡曰不識曰識向之趨揖
者乎商人曰亦不識也卽告之曰我爲汪先生趨揖者爲某先生汝
後識之乎曰識之矣中曰汝識之卽速去毋溷吾事商人大驚然度

不能柰何喪氣以去及余登第一月中致書曰足下與量殊淵如皆
吾弟也而前後登第名次悉同老兄不出豈欲虛左以相待耶量殊
者江侍御德量淵如者孫兵備星衍皆中所素厚中三十後不事科
舉以選拔貢生終中爲文及詩格度皆謹飭過甚余怪問之中曰一
世皆欲殺中倘筆墨更不謹則墮諸人術內矣其譎又如此

武億偃師人生而長九尺要腹偉甚善讀書成進士後常居京邸假
朱學士筠程編修晉芳兩家書讀幾徧與人無款曲嘗欲學不動心
法因時詣菜市口觀決囚冬月大決亦必早詣焉觀者數百人亦有
蹙額隕涕者億獨色不變翁學土方綱與億有淵源億顧不喜之殿
試日對策 保和殿日晡學士派收卷亦至殿中語億曰汝爲我小
門生汝知之乎億忽怒抵几起曰此豈認老師太老師處乎欲拳毆
之監試諸大臣呵禁乃止官博山縣知縣民愛之若父兄嘗以公事
至濟南謁大府大府無心詰之曰聞君兄弟行居二億疑以稗官中

事相諛也拂衣起曰知縣已無兄欲徑出大府婉謝失言乃止其罷官也大府亦知其枉欲爲入醵捐復億不願也博山民固留居縣中亦不願然實貧不能歸因歷走諸鄉郡縣修方志授學徒以卒卒之三月余自伊犁蒙 恩赦還道出偃師見西郭外武氏先隴有新土阜心固疑之入縣問則億果先卒昨見者卽其新隴也億及汪明經事吾友孫君星衍爲作傳已詳列之茲特記傳所無者

汪蒼霖錢唐人少卽走京師以國子生客寧郡王邸數十年工詩及書王甚重之晚始得官爲江南句容縣縣丞歲乙未縣中大旱赤地數百里縣民無食者研石屑及糜土以食名石屑曰觀音粉後又掘蘆根食適大府勘災入境蒼霖裹數物示大府大府怒命跪行轅外一日晚復召入斥曰汝何官狂惑若此蒼霖伏曰卑吏誠狂惑然實不敢隨諸貪黠者病民欲于中流中作一砥柱耳大府笑曰汝誠砥柱但砥柱太短也叱出之又嘗奉檄運米賑淮安水災終日立泥淖

中分撥已盡賦災民謠三章乃反爲丞氣必凌出令上蒼霖年故長
遇本縣令及他令率以弟呼之不拘俗格也賑災銀有餘令私分餉
之大怒欲舉實令恐并入己者捐置公所備添賑以勞調江寧縣丞
丞廨在雨花臺側余以事至江寧必過訪之值蒼霖據案決事必命
僕先引入內署決事畢始入曰吾不敢以友故妨民事也性佞佛余
故斥毀之以博笑蒼霖必歷述因果及毀佛者所得惡報以相懾余
亂以他語乃止嘗以公事赴吳門回舟與汪明經中同載二人者性
並傲且其始皆歛產也泛論世次忽謂中曰余長君兩世中曰君誤
矣余實君曾大父行也蒼霖恚甚欲縛中擲揚子江以救獲免後余
官京師聞蒼霖攝本縣事數年甚有聲時兒子飴孫歸試因札之得
報書極言爲令之難與雪冤獄數事未幾聞蒼霖死矣以不得大府
歡歷四考究不得遷

跋簡州知州毛大瀛所致書及紀事詩後

此手書一紀事詩二毛君守簡州城時所寄也君各大瀛寶山縣諸生善屬文及詩試輒不利五十外以薦舉得官教匪起湖北蹂躪陝西河南四川諸處大府奏君隨營以功擢知縣尋又擢簡州知州土賊復起君城守踰時援不至城陷罵賊不屈死距發書時僅五月耳君爲幕府牋奏最工業此者二十年其在山東巡撫國泰幕幾十年國泰者君在京邸時素識約爲兄弟者也出官山東卽挾之以行國性暴戾妻子僕隸皆若不可一日共居獨重君始終無纖毫芥蒂君質直嘗面數其過國受之不校也國盛怒時或至撲妻子刃僕隸獨得君數語卽解以是署內外事君如神明國亦飭所親下人奉君若奉己君或赴試則一府中環以泣阻其行若勢不可留則各囊金爲贈君一入試則所獲無算君亦隨手輒盡不餘一錢也在幕府日國四鼓卽促君起然巨燭與分按治官文書日出事始竣國讀書不甚分句讀顧酷嗜作制舉文日必拈一題強君共作方御史錢澧之特

糾國及山東虧缺庫項也

上心動特命親信大臣偕御史晨夕馳往勘實其弟國霖覘知之募善走者先半日馳抵濟南國倉皇喪魄時署中積金實無數因乘夜運入司庫及運司首府首縣各庫以補缺項然存金尙纍纍公廨後有珍珠泉深丈許遂昇至泉側沉之後撫臣明興濬池尙得金數十萬蓋國贖賄如此事大露逮國入都下刑部獄治罪君亦隨入時以諧語寬解一日國檢衣底出一大珠圓徑寸授君曰留此無用以遺兄君曰弟事解後此即可充貢僕無用處也居久之國忽得妄耗謂君曰事可無慮兄處此已久可暫出洗沐君乃出然國卽以其夕賜死君偕其弟入哭檢所爲珠已失之矣余識君在武昌總督署時同署復有吳門項君字直菴忘其各項君故浙江巡撫王直望客也

方王遭母憂擁妻妾居會垣并日事讌會爲人所發王亦知罪且不測而積重貲至多因闔門召幕客散給之數或三萬五萬不等屬曰

若無事歸我半事不測則諸君盡留之時項適省親歸不及預後數
日至王噓之曰日前少有分餉而君不來何運蹇若此項固寒士又
極知足則對曰暴得重金不祥前日即在亦不願預王笑置之居數
日王甘肅匿災冒賑及監糧案併發即日逮入都諸幕客竄已無影
項獨送至鎮江王強項曰必送我清江浦俟登陸乃返項允之同舟
渡江王忽慨然曰幕中某某吾待之極厚竟無一送我者今走千里
反在君吾愧君甚因懷中出一硯曰此宋蘇文忠公物也籍沒時獨
寶此不忍舍故尙在耳以贈君倘入都後蒙 恩不死異日必措萬
金贖硯復賦詩一章贈項王入都卽伏法後項幕囊稍裕感王意別
購一室貯此硯及所贈詩不一歲室毀于火硯及詩並煨燼後幕客
得王重貲者五年內不病死卽子嗣天絕無一終饗其利者余嘗謂
毛及項曰二巡撫者谿壑可謂不易滿矣至谿壑一滿而要領復絕
徒使己受惡名而人饗其利計亦大左甚至饗其利者不身死卽嗣

絕是貪吏之金與酖毒又何以異癸亥二月暴書得君此札跋竟復書此以爲服官者戒

新修竊嶺道記

竊嶺界宣歙間爲歙休寧太平旌德要道其高徑二十里逶迤倍之大約道險澁南北合百里行其間者蓊莽塞天地藤蔓翳日月澗水犖石之礙路者隨地皆是且不特此陰翳晦莽則蛇虺穴之狼虎窟之盜賊奸宄竊發者亦必于此焉統計一歲中顛而踣以迄遭援噬攫網利刃白梃殞斃者常接踵兩府皆視爲畏途然舍此則無別道程君光國自爲諸生時由歙縣赴會城鄉試道常出此君貧甚一囊一繖恆自負戴蓋自上嶺以至平地凡數百休乃得至焉目見行道者之難心竊憫之自諸生時已立志修嶺上下道然力不及也後五舉不售遂儒而兼買生計稍裕卽決意爲之雍莽鑿石剝峯填塹危者夷之狹者闊之幾及百里以歙石易泐不可用本山石不足復自

新安江輦載浙石青白堅久者補之長七八尺至四五尺不等皆隨道之廣狹築之咸自履勘不假手于人蓋蓄數十年心力甫得就焉卉莽去則搏噬者無所容道路夷則奸究亦無可託足于是行者始不避晝夜不慮霜霰霖雨往返百里均若行庭宇間又慮道渴力乏之無所憩也嶺半本有舊刹狹陋過甚復興工庀材築樓數十楹自此行者有所憩渴者有所飲暮夜者有所棲宿而君之心計亦瘁矣嘗讀宋史南康軍有大庾嶺道尤險阻宋嘉祐八年蔡挺提刑江西兄抗漕廣東乃洵土爲璧各贅其境仍夾道種松以休行旅又立梅關于嶺上以分江廣之界夫同一嶺也抗挺兄弟以兩路持節使臣集十數州之力發官帑驅遣民夫然尙數歲始成人猶詫爲盛舉今程君以一諸生不假人力數百年來兩府人所欲爲而不敢爲不克爲者竟以一手成之其智勇又豈抗挺兄弟所可同日語哉語曰活千人者當封率計一歲中行是嶺者不下十數萬人嶺道之成其堅

久可垂四五百年則程君之所活者人數又不可以億兆計矣君儒者固不祈報然天之所以報君者必有在也君卒後四年余始自旌德以事赴歙道出于此感君德在人而又恨不及識君也爰爲記修築歲月以貽來者云君之子文選郎振甲在京邸時與余善亦能隨時修整此道不使圯壞庶幾能承先志者

洋川毓文書院碑記

洋川毓文書院者旌德縣洋川鎮人譚君子文所勸建也君以勤苦起家有貿易在廬州府之雙河距家五六百里君徒步負行囊數日輒往返以爲常五十後家稍起卽割其資之半勸書院于鎮之洋山費白金二萬有奇縣固多富人十倍數十倍于君者不下二十家倍君及與君等者不可數計始皆笑君所爲及書院旣成走數百里延師儒之有名者主其事而折柬招江以南四府一州之士肄業其中購橫舍百間各有床几各置戶牖庖湔負笈至者若家焉規畫井井

與江南北都會之地所勦建者無異君又節嗇衣食時市珍異以饋師及生徒之勤學者簡省日用購經史子籍各書以貽多士之能讀者于是始之笑君者亦均遣子弟受業焉君自幼時已棄學爲賈然性酷嗜書一日輒兩至院中聽諸生讀書聲以爲樂院中自講堂及橫舍外又就岡阜之高下曲折建爲亭館廊廡有塔焉以備遠眺有樓閣焉以備文讌游息蓋勝于君所居室遠甚余自戊午歲以弟喪乞假歸君卽請于大府欲乞爲課士師然未久余復入都又以罪戾伊犁不果至也及自伊犁歸之二年君又遣冢孫來以前約請余感君之意又以地居萬山之中可借以避讒謗遠塵雜也館于是者二年君暇日請曰書院之成不可無記記又非先生不可余諾之君名廷柱年已七十一次孫正治已補博士弟子亦勤學有聲蓋君能爲人所不能爲又使數府士子藉此以知實學勤踐履則君之有益于其鄉者又豈僅賑饑卹患葺橋梁施醫藥一時之事而已哉行且食

其報矣嘉慶八年歲在癸亥三月望日陽湖洪亮吉記

更生齋文甲集卷第四